明紀 完

憲宗 孝宗 武宗 世宗

穆宗 神宗 光宗 熹宗

羅倫之姪種李娶大夫之姓置第者學士倜知也丈孔山陰薛御史倜
援曰學士先生早蓋指羅致声誰將人欲填门寄數名猶在貢部
田多死亦可塩井已非今日利水山不似旧時高九原若見南州李
如道羅倫已復官　避暑漫筆
弘治十七年蘇城尊請巷有百姓病死到地府聞君放入轉言出寫案
尽放今回家安宣鄉用尽如入世但聞王及吏卒皆看僞書私向之
人之物問天子崩故去戴孝耶百姓以法以年五月至其之厭代鴻玄

明紀編年卷之四

憲宗純皇帝 諱見深英宗長子在位二十三年

[乙酉]成化元年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文子宗彝于謙子冕謙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冕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謙之冤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往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丙戌]二年二月重修闕里孔廟成上製文紀之○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廷試賜羅倫等及第倫吉安永豐人對策時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絕去下句倫不從直聲振於時遂奏名第一○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入閣視事編修羅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内批出倫爲福建市舶司副提擧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百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淑公市恩歸怨朝

廷吾不可龔倫雖聽出而士論益榮之○襄城賊首劉千
斤僭號於南漳撫寧伯朱永討平之○大學士李賢卒贈
太師謚文達○丁亥三年召羅倫還復爲翰林院修撰尋
以疾辭歸○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旣而釋之外戚周彧與
真定武强縣民爭田詔韶往勘之韶至田所環視周匝徑
歸奏曰此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
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
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
上下詔錦衣衛獄科道交章救之得釋先是韶以論都御
史張鵬等進事下獄尋宥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
戊子四年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衆反據石城官軍討之
失利○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
莫敢先發太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梓宮當
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
太監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只宜別葬彭時曰太

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豈忍議別葬之而上召內
閣面諭上曰慈懿太后當如何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
熙全聖孝上曰朕豈不知但與周太后有碍劉定之曰孝
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曰
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爲孝乎彭時曰皇
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
今若安厝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
指周太后也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即日彭時等復具疏
備言祔葬祔廟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議內批
猶未允乃欲別擇地於是時等及姚夔率百官伏文華門
號哭不起聲聞於內上感動安后亦悟即傳旨依前議施
行百官聞命懽呼之聲動地○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
餘黨悉平初賊聞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深溝高壘
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恃勇登山仰攻戰死軍遽退項忠
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

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以滿四驍勇交章請益兵赴援項忠乃不待援師至即以師據賊水草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饑渴勢日困時朝廷尚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兵部懼賊乘勝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擬旨止之程信曰事急矣軍不可緩時日前者賊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成擒京軍何用再行程信怒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公耳廷臣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跡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與賊相持三月餘賊馬水俱乏人馬多死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貍者夜潛詣軍門約誘滿四出戰明日忠等伏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捷奏至人皆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

【己丑】五年以少詹萬安爲學士入內閣安曰

川人外若寬恕而內深刻時萬貴妃有寵遂認爲同宗多
結與交爲內援朝士無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揚之用
之○庚寅六年京畿大水○七月皇子生皇妃紀氏出先
是上幸昭德宮皇妃在御妻之列上幸之旣有娠萬貴妃
知而恚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至是聖嗣誕焉廢后吳氏
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甲午十年襄陽李胡子作亂
命右都御史項忠討平之○立皇子祐樘爲皇太子萬貴
妃所生也尋患痘疹薨諡曰悼恭太子○十一月彗星見
羣臣皆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面議於是諸內臣
乃約許召見戒以不宜多言旣見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
知時又言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
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安慰之上曰卿即傳旨與
該部萬安遽叩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上命賜
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曰嘗言不召見及
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傳爲口實云萬歲閣老

○[憲宗]八年壯虜寇臨洮鞏昌都御史馬文升敗之○[癸
巳]九年時朝廷好寶玩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
三保出使西洋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然之命兵部查三
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中先入簡得之藏匿他
處郎吏簡之不得尚書項忠笞責都吏令復入簡如是者
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
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奏焉得失去大夏在傍微
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所費錢粮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
山一時弊事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
有無哉忠聳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
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甲
午]十年復成郕王帝號上尊號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乙
未]十一年太學士彭時卒謚文憲○悼恭太子薨內宮漸傳
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
具服進賀厚賜紀氏召皇子入昭德宮徙紀氏於永壽宮

物妖

中外臣僚喜懼交并未已皇妃紀氏薨○立皇子祐樘爲
皇太子○丙申十二年京師黑眚見時有一物負黑氣一
片而來其疾如風無所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數日遍城驚
擾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脩尾類大貍一日蚤上御奉天
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太監懷恩按之
頃之乃定○丁酉十三年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
刺事直遂羅織生事商輅疏直十一罪劉珝亦言立廠之後
事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上怒卽革去西廠人皆
快之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
宜革罷直遂奉命仍開西廠縉亦驟陞都御史○戊戌十
四年東宮內官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有
雖儒生不能過輔東宮悉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
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積弊悉直言之
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
莊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

右之利竟辭之東宮嘗呼爲老伴一日念高皇經而吉適
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擲吉跪曰王得無念
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
迎請講官講畢則請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瑄不以爲
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己亥**十五年汪直巡邊所
至道院無不屈膝獨馬文升不爲禮陳鉞復譖之直遂誣
文升以罪謫戍士論惜之○陳鉞等襲建州衛女真破之
先是陳鉞既諂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要久於邊虛張
邊警言賊脅欲糾三衛入寇汪直言於上命陳鉞提督軍
務汪直爲監軍○討之時建州頭目六十餘入來貢遇之於廣
寧竟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
逃匿唯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
存積錢糧耗費一空○**庚子**十六年命太監汪直監督十
二團營○建州女真入寇遼東○御史強珍劾奏前遼東
巡撫陳鉞失機隱匿等罪詔從輕罰俸鉞既罰俸遂誣珍

罪下獄請戍遼東○朝鮮請改貢道下兵部議職方劉大
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
而後入山海迂回三四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
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宅日憂遂不從其請○逮陝西巡
撫秦紘下獄既而釋之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痛治
不少貸秦王奏紘擅減親藩 上怒逮紘下獄命籍其家止
得黃絹一匹敝衣數事 上親閱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
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秦紘既抵任汪直亦以事
至時直威勢震赫無不禁奉紘獨與抗禮略不為屈直以
上知其嚴亦加敬與紘審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
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疏示之
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 上釋之○[illegible]十七年西域撒
馬兒罕進二獅子于嘉峪關奏乞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
容言獅子固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
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

當遣官迎接上乃遣內臣迎之○汾川王貢錄奏求書籍
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騭孝順事實與之○壬寅十八年春
二月罷西廠言者俱以既有東廠則西廠之設可已○太監汪
直有罪貶職其黨威寧伯王越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
戴縉并除名爲民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憚之有中官
阿丑者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譎諫之風
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佯罵如故又曰駕
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人曰天子
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
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
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
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
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上納其言遂黜直并其黨竄斥殆盡
中外莫不快之○癸卯十九年旱無雪詔出傳奉官千餘
人翌日大雪○甲辰二十年京師地震○命太監懷恩提

督東廠準爲人平恕清儉涖事之初下令軍校曰大逆者
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繇是中外安之○逮永
昌寺下刑部員外林俊及經歷張黻獄僧繼曉者始以淫
貪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民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
得官尊爲善世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乃言於上發
內庫銀數十萬而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剏建佛寺大臣諫
官咎不言於是林俊上疏言繼曉梁芳之惡上大怒下俊
獄張黻論救并逮赴獄各杖數十並謫遠閒時言路久塞
繇是二人直聲震天下○繼曉乞歸養母許之繼曉自知
以邪術進不容於公論故僞陳効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
○丁未二十七年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
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俱上疏斥李孜省僧繼
曉等罪惡疏入俱留中尋皆以他事謫之李孜省江西人
嘗爲吏坐贓事發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
京師賞緣入禁中以符水詩章授太常寺丞守隨尋遷新

仰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丞
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以
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復林俊張黻原職初
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獨懷恩叩頭諍曰自古
未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
訕我耶所用御硯擲之懷恩免冠號哭伏地曰臣不能復事
陛下上命左右扶出恩至東華門即使人謂鎮撫司曰若
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亦不得獨生俊獄乃解時星
變出傳奉官御馬太監王敏請於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
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外官何能
為今甫無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敏
欝欝尋死章瑾以寶石進鎮撫司缺懷恩傳旨恩曰鎮撫
掌天下之獄奈何以瑾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命恩曰非
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有諫
者吾言尚可行也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諷曰薦數奏

吾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
時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恩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泰山屢震時寿寢漸繁上頗有易儲意而未宣露會欽天
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丙午二十
二年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革罷既
而夤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詞多激切忤
上意令恕致仕○丁未二十三年萬貴妃卒震悼輟視朝
七日○上崩皇太子佑樘即皇帝位○上大行皇帝尊謚
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號
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方士太常
御趙玉芝鄧常恩等即謫戍邊○有星飛流光芒燭地詔
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於朝廷蓋陽不能制陰
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
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
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恥皆小人也尚書致仕王恕

素著忠貞可任大事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
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願陛下法太
祖以待宮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
之治成矣疏上不報智四川人生而穎敏十二歲能文章
居龍川菴掃樹葉焚之以照讀書丙午領鄉試第一郡人
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老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
世上許多難了事都人何用太相驚○進士李文祥與萬
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
畫鴒文祥即舊箸作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
己恩安銜之命吏部除為縣丞○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先
是懷恩以直忤出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謟
王恕剛直力言於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
尊王太后紀氏為孝穆皇太后別建慈殿奉安神主○縣
丞徐頊首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繇下禮部議禮部覆本
請拘萬家親戚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喜安劉吉皆與萬

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百慰之曰
此事只宜寬處若興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安等
喜曰此言是也擬旨以為浮議○萬安罷安初結萬貴妃
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上在東宮
稔聞其惡及憲宗崩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
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
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復以其疏
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
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懼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
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
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

孝宗敬皇帝　諱祐樘憲宗子在位十八年

[illegible]弘治元年上耕籍田禮畢宴群臣時教坊司以雜劇
承應或作押語左都御史馬文升溢色曰新天子當知稼
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即斥去之○御史以糾儀下

獄文升曰即位之初不宜執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韙之
○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疏請籍遺才丁璣張吉王純
敘號元年以祥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負節學身今
習棄之蠻夷嶺南之間情實可憫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
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
先用已試之人上命吏部起用之○加贈前少保于謙
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後改諡忠肅○己酉二年
謫御史湯鼐知州劉概成河西庶吉士鄒智廣東吏目先
是湯鼐劾萬安等不當以裡面二字語外人內閣御史及
安罷劉吉當國適劉概考滿來京與鼐談論時政附內閣
者御史魏璋即鼐劾與劉槩安吉時政劉吉疾鄒智因入
智名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
當事者恨之坐智爲鼐黨妖言罪死王恕上言極諫因激請
降謫智獄中寫懷詩曰人到白首終是盡事無青史定論
眞處中不識身猶繫又遂東風入紫宸其辭朝詩曰盡披

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雖死
更何悲其忼慨忠愛之意溢於言表後二十年卒僅三十六
○韓鼎上言陛下繼體未立子置妃嬪以廣儲嗣乃徒違齋
設醮將以徼福於神不已惑乎上嘉納之○刑部侍郎彭韶
上鹽場圖詩分八節各繪為圖每節賦以詩裝冊上進庶幾
目擊貧竈之迹留覽○孔鏞為田州知府纔三日峒獠倉卒
犯城鏞曰孤城中虛餘支幾日乎祗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
解耳眾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眾請從以
士兵鏞笑却之獨乘一馬兩徃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
也至賊峒有所欲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經入峒賊
露刃出迎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
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
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山苟圖救死且前官不知此動
欲勦絶汝我今奉朝廷命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殺

害汝若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
無復劫掠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罪不輕罪汝當之矣衆
錯愕伏地曰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和鏞曰我一言
已定何必多疑遂引賊數騎至城下取穀帛從賊上授與之
賊取謝而去迄鏞終任不復出○辛亥四年太學士劉吉罷
時上欲封張皇后弟治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
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欲猶撓以俟賄上惡其專權
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壬子五年立皇子厚照為皇
太子○癸丑六年兵科吳世忠曰昔太宗靖難皆文臣如
方孝孺周是脩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
伏節以死太宗之靖難若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孝孺
諸人之伏節若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
之民貪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
也乞陛下褒義諸臣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
部議格不行○甲寅七年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時
茂仁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

銳專權分亦對力覆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興等切齒
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繫下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長沙
府同知○正德八年大學士丘濬卒謚文莊濬平生好議
論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高問確往事辟出意見人莫能
加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亦爲無見范仲淹
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悖詭可駭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
仕元又嘗論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
龍易位勅使旁午頭流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
川兵連禍結繼於土木之變誰寔啓之○安南侵占城甚
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其罪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奏曰春
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
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彼捍寸舌小必撓
過飾非大義執迷抗命者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
師貽患猶大宜不聽乃止○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徐溥上
言三清乃邪妄之說瀆於祭祀時謂不欽臣等誦習儒書

若緊諂佞曲尤無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寔
欲其諫議政事講論經史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說也
上嘉納之○張敷華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為逆
朝議且用兵馬敷華曰張都御史能了此數日敷華按
討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
震雷戶部主事胡爟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
旱暵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迭陛下深居九
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等左道
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
其毒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權要貴戚交相
賄託不以為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盜
陽譏災異屢由彈章疏入人皆危之既而廣等果以贓敗
○弘治九年時李廣諸人以燒煉齋醮被寵太學士涂溥
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皆召儒士諮議政
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

後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
燒煉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主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
道流辛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唐憲宗藥發致疾其
禍尤慘烈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之方
奏恭啓無虛日伏望殿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遠邪佞之
人作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弘治十年命戶部侍
郞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積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將行尚
書閔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
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
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而召邊上
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場缺
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
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
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尋以病乞歸
邊人歌思之其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

準以至中貴子弟各相爭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粮草陸
續運至自大夏出法立有粮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
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三十年來無此良法○京師風
霾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刑部主事鄭岳因直言下獄○
正德十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馬文升謂野獸入城
非宜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
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宜愼火同列莫曉未幾禮部爨夫
而禁中亦火乾淸宫災或問孟春啟於古出何書孟春曰
子不䚷古書曾記宋紹興永嘉災前幾日有熊至城下州
守高世則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愼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
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乎○李廣自殺○弘治
十四年七月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近塞捷
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以開
僥倖如納馬納粟之制即他日貪利害民之媒今邊方
殷甚國之從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

爲戀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
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弘治十五年上欲於附近地
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旋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
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然
一御史嘗言擬定兩班以萬人四衛團操奏入上可之乃
有帖飛語於宮門以譖大夏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出
曹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詔修清寧宮令兵部撥
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以工少人多奏減十六七分之五上
命內閣傳旨切責之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大夏每
以老辭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
體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上欣然從之所用軍
夫卽如大夏所減之數○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哲所至
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時天旱種不入土乃親錄繫
囚出其所當原者幾百人翊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
民有女奴自逃其仇指爲故殺訟於官獄旣成哲覆訊見

其有完色使人審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
被盜固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於法哲察其誣出之鎮
守怨衆亦以爲疑久之眞盜得始皆服民爲謠曰江西
有二哲六月飛霜天下皆言哲不爭無休歇 上召劉
大夏問曰邇來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
求治亦難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甘肅總兵
魯麟納結變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
之風漸聞於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
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軍
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
願謁營掛印大夏謝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
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
死○弘治十六年上一日召劉大夏諭曰事有可否每欲召
卿商議又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
寫密揭進來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

可爲鑑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敢省循私害物者比乎
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題行是亦前代斜封
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
付之府部內容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
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刑部尚書閔珪
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對上因語及之大
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耳自古聖帝明主往往屈
意從之閔珪所爲無是異者上頷之明日旨下一如珪擬
○上每召劉大夏入內廷奏事大夏至跪御榻前上輒許前
顧侍臣即退避數丈地候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
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上意
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
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上前隱惡揚善
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輕易贊他人
其令日來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等輩

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是榮曰當朝太臣公然崇一榮殷賢也○弘治十七年二月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尋詔罷尊謚仍稱太皇太后立廟别祭初成化孝莊錢太后崩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至是太后崩隨上尊謚既而劉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始爲委曲將順之意其寔漢以前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事貞師古未世鄙俗之事不足學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忌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配享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孝穆皇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令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皇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東陽對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

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志之意朕嘗
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為至耳議既定
上御批達廟奉亨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於是
中外翕然稱得禮云○虜犯大同守臣告急上欲遣京軍
援之謝遷曰備邊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備家
當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李東陽曰近日北虜與朶顏通潮
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憂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徙東行正
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次同未免顧彼
失此須少待其定彼議所向耳上復召劉大夏面諭出師
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上曰我太宗朝頻年出
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
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昨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
疲弊將官鮮審其人軍士玩於法令非惟不能殺賊抑且
自以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
為沿邊諸將所拒遂引去○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

珊累以病求退不得一日私懇於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他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知於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乞休出於實情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大夏曰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爲後申達下情上曰卿去說與戴珊朕以天下事惟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大夏以上語告珊珊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己酉十八年賜劉大夏戴珊各元寶一錠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不開門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慚懼也○戶部主事李夢陽應詔上疏大約以天下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爲漸者六一曰元氣之病謂士氣萎靡二曰心腹之病左右是也朋此輩前朝臣故以爲心腹之病夫倉廩塲庫錢穀之要也一曰兵害凡食而無補空名而

鮮實也二曰民害重斂兩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三曰饑民之害墾田被占於勳戚草場受侵於官府一曰賣之漸旣以兵遷又苦浪費二曰盜之漸夷盜之漸其饑在民窮三曰賣名器之漸鬻剝風行黜陟未當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指釋道六曰貴戚驕恣之漸指壽寧侯也○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旣而釋之先是夢陽應詔上疏指斥貴戚罔直皇后母金夫人與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蕭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旣而鎭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金三月而已他日上游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逆遲出游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奏事畢上曰近來外議如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更大上曰夢陽本內事關戚畹自

言語狂妄朕不得而已下之獄鎮撫司奏上朕試問左右
皆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達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
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怨使朕受殺直臣
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釋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
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虞舜之仁也○上不豫宣
劉健李東陽謝遷入見御榻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
樂先生勤請他讀些書輔他做個好人健等叩頭曰臣等
敢不盡力○上崩皇太子厚照即皇帝位○上大行皇帝
尊謚曰達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廟號孝宗○葬泰陵七處

武宗皇帝　諱厚照孝宗子在位十六年

改元正德元年隕星如雨○府部官張懋等上書諫騎射
曰陛下釋端拱之安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聖德且負天
下臣民之望上是之○彗星見參井侵太微垣太白經天
○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命太監劉瑾

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大學士劉健謝遷罷○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東陽祖餞劉謝歔欷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同去矣東陽默然○命吏部尚書焦芳入閣辦事芳性險愎始比尹旻父子旻敗謫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至是又營入閣肆意為奸凡紊成憲梗格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主之○罷户部尚書韓文文為瑾所厄乘一騾宿野店而去○加李東陽少師時有士人賦以投一絶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意崇鳥永深中西崖之病○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殿瓦拔社木陛下當夙夜恐懼增脩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為泛常恣意於馳射釣獵而正人君子憚於覲面國政罔與圖怠於究心乞查究侍從游諸人數其誤國之罪○

丁卯 二年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下獄廷杖之謫貴龍

龍場驛丞在道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illegible]
夜佯投江冠屨浮水上浙二司皆信之命漁人索屍祭於
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還
適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爲累乃赴龍場驛○龍總制
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illegible]
之以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
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脩濬墻塹以固邊防奏上
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朝完切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
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戊辰三年南康縣民吳登顯
等三家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民不帖
席○逮楊一清至京將以其築邊冒費也王鏊曰一清有
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
得釋放還○逮[illegible]劉大夏下獄王鏊居間力爲之辯謫戍肅州
衛後劉瑾敗詔還復職卒謚忠宣○己巳四年虜寇寧夏
綏總制尚書才寬弘治末議復河套會孝宗崩楊一清得

罪去故有是寇○[辛巳]五年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鐇集衆
反殺鎮巡守臣傳檄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而寧夏游擊仇鉞襲執寘鐇父子至京伏誅賊黨悉平
○劉瑾謀著軌伏誅籍其家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
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就內獄上命法司鞫
瑾於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抄沒財産無算罷大
學士劉宇曹元焦芳天下快之○張永發矯劉瑾奢僭之弊
以龜筍魚菜四字為題東陽楊廷和各作以獻東陽為窮
字詩所點畫為句極工巧○[庚午]六年流賊劉六劉七齊
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攻圍離衆北向京畿戒嚴山
流賊趙風子等分掠河南山東風子名鐩霸州文安縣
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等攻畧文安鐩偕家屬避
賊賊刼其妻欲汚之鐩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六劉七所
擒因降為盜○南京尚書張鑾等習流言備位之虚請選
立太子三年報○遣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

馬中錫下詔獄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此皆未
經驗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
紈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俾是劉六等
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
等聞之所至不復焚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
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日朝廷
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至京師探諸中書
無招隆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實載至京饋權幸求赦不
得遂大肆其惡聚至数萬中錫放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
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己
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
錫竟死獄中宥偉革爵閑住○命伏羌伯毛銳太監谷大
用兵部侍郎陸完等發兵討劉賊○擢山東樂陵知
縣許逵為山東按察僉事備兵於武定州逵河南人蘇進
士令樂陵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使民各起墻屋高

過其營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俟於竇內其餘人各入隊伍設伏巷中洞開城門來幾賊果至旗擧伏發賊大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巡撫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率衆破之於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流賊破舞陽城劫庫釋囚攻襄城襄城人餽銀爲不攻攻破寶豐縣僉事孫磐爵黃榜撫賊遂復書群奸在朝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屛斥先老乞皇上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羣奸賊有掠縣令要于君遂殺之○流賊趙風子攻擊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又犯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罵死眞定藁城縣知縣侯多與賊戰死朝廷憫之皆贈官賜祭○流賊趙風子犯泌陽前太學生焦芳僅以身免發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并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昇尚書

家園中引衆去之○正德七年黄河清五日○流賊趙風
子伏誅劉三寇掠河南為迫綏寧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
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散亡劉三楊虎邢老虎俱死風
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為僧欲渡江長而
江賊尋船將渡遇軍又逍成等執之○劉六等舟至通州
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死○近臣託言京軍不習戰
陣議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上即欲行之李
東陽等力辨以為不可科道皆交章以為不可不聽從之
擬票首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從內降傳旨行
之大同游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於上○大學
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妖人李五以幻術惑衆謀逆伏誅也
乃令其徒黨詭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人當
為文武將佐某女當為后妃嬪御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景
見各様衣服於是人皆尊信不疑凡聚衆者置立簿籍書記
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既

而官兵敵敗五適走○癸酉八年江西姚源洞賊熾參政
吳廷舉往撫之為賊所留劫以威不為動每日賦㝡賊詩
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曰待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
誘而賄之使執其首曰歌以為功乃○甲戌九年上始微
行○寧王宸濠請復護衛及屯田許之天順間寧府以事革
去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之瑾誅護衛屯
田復革宸濠賂陸完與宸濠交厚宸濠曰全卿為大司馬護衛
可復得完遂請完言與謀完答書領以祖訓為言將令人
臧賢通寵於上宸濠因賢之壻司鉞以通於賢毋覲書寄
賢輒稱為賢契及是奄載金銀寶藏於賢家分饋諸
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以令寧王以金寶鉅
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
必為梗乃密誘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士民
閣官與部院在東閣讀卷宏於十四日投處寧王疏次
日中官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

不必動勞往和趣出票旨云既王奏鈇入使用護衛屯田
都準與王管業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横言官交章論護衛
不可與竟不聽○大學士費宏罷寧王之護衛既復宏言納
王賄許複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
幸以為宏族之乃共譖於上勒令致仕○八月命僉都御史
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哈密○降編修王思為潮
州驛丞時上押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
諫遷方雜職○嘉靖十年請光祿少卿 瑋為知州上
行齋盡肯每日遣使光祿索子鵝數十作晝膳食瑋
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許多鵝子題乞加裁損上怒
命中涓詰責令瑋自來回話瑋白穿布稽跪午門外遞傳
上降三級調外任謫知瀘州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僅立
風色甚寒凍結甚桂其圍長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
過縣鄉民走入桂穴中避之數以全保者何啻百萬○時
帝寧黷貨無厭以鈔一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

右布政方良永上言劾之曰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
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而朱寧宜
遣閹歛害之臣苟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
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搖陛下寧不爲之
寒心乎臣惟朱寧籍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
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乏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
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獄明正典刑仍將已
歛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疏入朱
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
○謫前江西按察使胡世寧戍遼東時寧王宸濠蓄不
軌誘衆天下以命日夜謀爲變世寧憂之上疏言寧王不度
勢日盛剝害遍及閭閻三司多被其鈐束禮樂刑政不自
天子四方之事無有可憂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
逮捕之拷掠備至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論
謫後宸濠敗起陞四川僉都御史○丙子十一年内旨起

拔開住將官馬昂為右都督科道極諫皆不報昂以有孕子
女弟獻於上善騎射解胡樂達語上甚幸之馬氏一門無
大小皆賜蟒衣大璫皆呼昂為舅又賜第太平門東上嘗
從數騎過飲既酣有所召忤旨上大怒昂謝病歸女弟始
疏○時江彬與許泰劉暉錢寧皆賜姓朱氏率兵入衛都
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皆有寵於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
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上又於西內練兵晋令彬等率兵
入習營陳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上戎服臨之銃砲之
聲不絕於禁中彬等日狎昵上又留宿豹房與彬等同卧
起江彬與優人臧賢表裏弄權肆奸時導上出宮微游獵
近郊羣臣屢諫不聽○正德十二年上獵於南海子○上
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
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還上幸焉○秦王[illegible]請陝之邊境
益其封疆朱寧江彬及幸臣張忠輩皆受其賄助之請上
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不聽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

其貽後虞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無皆引
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
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且
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
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吝務得地宜益謹畏
収賢安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奸人勸為不軌累及邊方危我
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
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寢○八月上出居庸関至
懷來宣府等處游獵楊廷和等屢疏請回鑾不聽江彬宣
府人挾上既幸宣府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
其婦女於是富民爭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
毀民屋廬以供爨○九月上幸大同方獵天雨冰雹軍士
有死者是夜有星隕之異明日韃賊以衆數萬圍陽和
轉掠應州上命諸邊將擊之敵尋引去○王守仁督兵攻
桶岡賊盡殄之○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言自古國家

信用奸邪未有不敗衄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險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道非或游衍驅馳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外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敵之衆皆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徒轍先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閣部大臣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有出關而還○上迎春於宣府備諸戲劇又飾大車數十兩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爲樂○冬末帝還京封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冒應州功也○戊寅十三年正月上復出關遊幸○五月末旬上還京○六月上復議北巡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命內

啓草勑楊廷和等上疏言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
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
祖訓指此爲名不知陛下及臣等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
寒微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
耳疏上不省臣上必欲內閣草勑屢遣中官促之於是楊
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勑儲奏曰此
不敢草上曰何逆命耶對曰他事可得順獨此勑不可草
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勑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
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勑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良
久上亦悟察其誠擲劍而起不復促草勑○時上嗣未立
逆濠覬儲錢寧陰受厚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彬亦
欲立皇子遠藩朝臣各陰有所主梁儲正色曰皇上春秋
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
徇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
上復北幸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五十二人私江彬勸上

於宮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不可勝計復葺豹房所畜
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裡
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上戲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
以邑齋爲家矣○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
女○正德十四年有旨南巡時上意欲巡視泰岱歷徐揚
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聚麗大臣科
道交疏諫不聽於是翰林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上大
怒命舒芬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等七十餘人
下獄於是甚日京師陰霾晝晦天清震毁宮城内海子水
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於是有旨將舒
芬等百七人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餘具罰俸黃鞏林
大輅等俱杖降有差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
餘人駕遂不果出○六月寧王宸濠反先是御史蕭淮劾奏
寧王宸濠不法事勑太監賴義等皆戒諭之革其護衛議
等充行京師盛傳以爲濠治舉上不知止革護衛府偵

卒即爲程飛報宸濠大驚即召素所厚鄉官李士實舉人劉養正與謀養正曰事急矣明早三司謁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二凌十一等飭兵器待朝及朝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大言曰汝可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太后有密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一時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逵反覆辨論數其罪司濠曰許逵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喝鎧士縛燧及逵曳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憺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執鎮守及巡按三司等官並枷鎖於獄令李士實劉養正爲軍師左右丞相霍兼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舡順流攻南康九江皆陷○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敗宸濠就擒

曰卿等所言未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興獻
皇帝母爲興獻皇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曰禮爲人後
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當降其服且與其名也臣不
敢阿順封還手敕○九月聖母至通州以儀號未定駐留
不入帝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
羣臣惶懼不知所裁既而至京由大明入帝迎於闕內復
諭內閣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興獻
太皇帝母稱興獻皇太后廷和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
復加皇字與孝宗慈壽並稱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
而忘大義臣等死不敢奉詔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
字不可加○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廷和惡其撓大禮也

明記編年卷之四終

明紀編年卷五

世宗肅皇帝 諱厚熜憲宗次子興獻王子武宗從弟也在位四十五年

壬午嘉靖元年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為新建伯○乾清宮小室災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皇興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帝心動乃俛從廷議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不稱皇○御史朱衣給事中鄧錫上疏陳時政缺失衣謂近者言官章疏陛下御批有曰知道了有曰已有旨了夫言知不言行力行之急也言有旨而不言是非改過之吝也錫謂陛下即位以來多令旣出或半載而即更請方行或期月而遂改即如通者內府新歲及官軍俸粮上事部臣屢勸而不得平官一言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駭傳○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謀領爾璽書金印賞賚無算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簿錄財貲及玄明宮佛像毀刮金屑一千三

十兩悉給商以償宿逋○帝念翊戴功封楊廷和紀冕爲伯給誥劵世襲　給事中張九叙等奏陛下之有天下倫叙當然天人共庥楊廷和等何與定策即擁侍迎護皆臣子常職何足爲功廷和紀冕乃上疏辭封上從之止給蔭一子○嘉靖二年楊廷和疏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上傳旨答之○永福長公主憲宗妹也于歸蔡震禮官上儀狀謂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其二科臣安磐言駙馬雖賤而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乖謬宜復古道不聽○帝遣內侍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飢饉不必遣官不聽○甲申三年五星聚於營室○南京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皇上非爲入後而爲入繼之主當考安興獻帝后併錄部御史席書吏部員外方獻夫二疏以聞上曰此禮關係綱常下羣臣集議○南京諸郡大飢上命發帑藏截漕粟振之○六月以張璁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御史段續陳相各疏萼等上假議禮以干進不宜驟加清秩

帝怒其排婚忠良逮徵謫補外○時諸疏暨中羣議必以
孝宗為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時慈懿太后塋禮尚書
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
楊愼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
正等等定期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
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嘑高皇帝
孝宗皇帝聲徹於內上使禮司諭退不從楊愼王元正乃
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闕上大怒命錄為首者以
學士豐熙等共二百二十人俱下獄為首者戍邊四品以
上奪俸五品以下杖謫○是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
文錦上令侍郎胡瓚討之瓚討擒郭鑒等十一名斬首梟
示道無定五堡軍士巡撫蔡天祐等復捕獲首逆郭巴子
等四名以事平聞○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璁萼等會議大禮
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尊
君將璁萼其義璁萼言當於是書萼璁獻夫會公儲齡侯以

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
孝宗有武宗爲子武宗宜更立皇上爲後人無二本孝宗伯
也宜稱皇伯孝昭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允合天理人
情獻皇帝主別稱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於是
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太皇太后曰皇伯
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太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嘉靖五年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閒與大學士費宏討論
詹事桂萼忌之託言詩詞小技恐勞聖躬上曰朕學詩不
妨正務萼言固見忠愛但宏既居輔弼職在講論朕有疑
疑亦必諮問○嘉靖六年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
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鏌請討田州叛賊岑猛猛田州
指揮也每殘虐鄰郡地方擾亂都御史盛應期奏猛反未
報姚鏌代之再請得旨乃分兵討之猛敗走歸德爲岑璋
鴆死諸惡首俱被擒斬唯盧蘇王受未授首捷聞賞功有
差已而蘇受復反藩臬諸司素與鏌沮者因倡言猛未死

鎮乃歸德所[illegible]御史石金遂劾鎮輕信寡謀撫夷無策上
怒落鎮職令王代守仁代之○國回七年增築邊墻給事中
陸粲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後棄為虜巢甚寧夏花馬池至
靈州一帶最為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墻地淺壕塹
淺隘虜擁衆深入正德初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延綏定
邊延東石澇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墻增築高厚本
官去任中止迄今議者多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前所
築四十里計今且二十年屹立如古則斯言謬妄可知上
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儲佐之勿新費○南贛巡撫汪鋐
奏元日甘露降於張秦等縣上賜鋐白金文綺遣官奏告
薦於宗廟○北畿五省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曰今日
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
更在寬厚不在煩苛臣氣甚要曰氣勢才以充使牧人
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提督兩
廣軍務王守仁部思田賊平疏陳窮兵畫勦則有十患

兵行撫則有十善上嘉之○定議禮諸臣罪以廷和爲罪首編緬○己酉八年十一守仁卒於南安道守仁方圖離任不暇奏請吏部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上謂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多官集勘大學士桂萼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象論之不合與則著晩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瀆天聽幾於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録宜免奪仍爵以彰大信甲禁邪說以正人心從之○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經舒霍逾汝寧目擊光息蔡穎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晩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劉揆喜而問之答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麪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臣見有食者取啖之螫口澀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貢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庚寅九年禮官李時與璁萼議姚廣孝雖有幃幄

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暠坡繼配享太廟似所未
安宜移祀大興隆寺從之○九月大學士楊一清卒一清
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功烈在陝尤著璁萼柄國誣以贓
罪清既去忽忽不樂疽發背垂死之兹數日猶自䟽解言
身被汚蔑死不瞑目上聞而憐之贈太保諡文襄○改奉
孔子為先師易象為主從張璁議○嘉靖十年張璁御賜
名孚敬○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室晉新王二人
司香吾守城王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迎取入京上怒逮
問追及主使鞫夏言變以事忤孚敬太常卿彭澤欲結權
孚敬謀所以傾言者至是侃備搒掠言已辭自若澤乃微
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張少傅趣我上書與言何與上
釋言出孚敬二䟽以示薛臣斥其被罔致仕去澤遣戍
侃為民○無逸殿豳風亭成上召翟鑾等同觀收穫諭曰
農之辛苦見於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眞果爲粒粒皆辛苦
邑○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縈婦不從溺死詔立雙

貞祠祀之○遣行人召張孚敬○壬辰十一年科臣魏良
弼引古書上言彗星辰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字入并奸
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横妖星示儆寔惟所召孚敬疏辨
秦鰲復劾孚敬強辨飾奸媚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
上曰秦鰲言出忠讜令孚敬自陳準致仕○編修楊名上
修省疏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雄而陛下用之是
偏於喜也言官終於廢棄是偏於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
禱祀不可屢氣上怒收繫拷訊究主使之人名頗死無
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上以宗明即主使之者併
謫之揚名戍邊宗明謫外任○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
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
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
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星變帝怒逮
繫恩即訊時鋐恨恩甚即欲殺之孚敬曰衰可此子立名非
直即殺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文當自

敗耳遂得長繫待獄及朝審注鉞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
闌跪鉞令番卒擁之西向乃還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為
厲鬼殺汝鉞曰吾且殺汝侯為厲未晚也且而自為氣節
手獄中受諸餽遺何節也恩曰患難相恤義固當爾且獄
中死囚豈有官鬻兩人而娶其貲半汝受其金擢御憲某
王瑞起廢罪可擢吳彀耶鉞起欲以手批之為同僚所格
遂書曰情真應決王邦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
殺言官吾儕安得作倡帝微聞此語是歲遂免行刑其母
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
可於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為
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貲之足得減死審加
○癸巳十二年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兔時白鹿鵲兔疊至
垂出詔示天下勿來獻注鉞作詩算上謙冲之德褒美之
○甲寅十三年西州巡撫盧蘇殺其主岑邦相事聞下督
撫議議曰兩江苦兵革久矣邦相逐母虐下蘇為衆殺怨

耳其弗問官之如故請士宮拊膺嘆曰殺人不罪殺上無
刑吾輩手足胥𦢊(音懸)於僕妾矣○[illegible]十四年遼東兵
變巡按御史曾銑(潛遣)部金復聞變遂按遼陽(分)部將士潛
撥方畧趂斬首惡(于蒲趙劍兒)等四人臺兒等七十二人王統李
六人以事聞得旨俱斬○給事中薛宗鎧孫應奎交章
論鋐奸邪誤國鋐上章自理上怒晋之呂貴宏李默論曰
鋐九卿之長被論如山何顏立之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國體
何二臣遂以上竟罷鋐鋐始引疾賜還○[illegible]十五年詔
求紅黃玉以禮神○[illegible]十六年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
廟先是十年間李諭議進誠意伯劉基循祀高廟位次六
王至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
說勳刻英烈記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誦
宮禁動人聽聞已乃疏乞祀祖英廟廡詩下廷議皆謂不
可勛言往年進基祔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
武臣乃紛然阻忌上是勛言進英祀○九月上諭禮部曰

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修
大德啓佑朕身宜薦宗稱於是尊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
皇帝爲睿宗○辛巳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十二月章聖
皇太后崩上詣山陵大峪山躬往相視天顏悽愴號慟諸
臣莫不感慨○嘉靖十八年上以皇考顯陵狹隘欲南幸
躬詣周閱尚書許讚等各疏諫止不聽○以方士陶典真
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
節時元節病不能從乃薦典真上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
許撰其家敕官○張孚敬卒贈太師祭葬蔭子有加上親
按謚法以危身奉上謚文忠蓋特眷云○真人邵元節卒
贈少師謚文康榮靖初元時內閣擬二謚御批俱用故得
四字謚○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葬於睿宗獻皇
帝之陵上諭禮部曰南巡曰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
地空悽豈如純山完美曰奉慈駕南祔○帝諭輔臣曰朕
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太僕卿楊最諫云

聖諭至此示過信方士謂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
斷元氣而端拱恭默不邇聲色 復元陽仙壽不求自至
帝怒逮訊死獄中○庚子十九年旌表江西烈婦胡氏胡
氏適同邑李華隨父宦遊遠方姑易氏淫縱日與惡少遊胡
氏貞守自誓又不願言姑惡特時時切諫姑々惡少百計凌
虐荼毒八年終然一節後諸惡少與其姑竟謀殺之撫按
上其事為立祠名哀烈○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
高士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復獻萬金助工雷壇上悅
授是術後術率不驗○辛丑二十年宗廟災成仁二主遷
○交城王絕將軍表柤謀襲嚴嵩受賂為請得旨邏卒獲
其籍以閣吏受賂者各戍邊既而永壽庶子惟煥與嫡
孫懷熠爭立嵩復受金亦為覆允王二妃擊登聞鼓奏之且
劾嵩奸貪狀帝曰表柤惟煥襲爵行所司勘之嵩安意任
事毋以人言介意○逮郭勛下獄論死藏貲物勛殿處逞
肆勛疏辭上優詔答之已而六科李鳳來等交劾勛再疏

辨皇之命給以勅勳故不須跡中有臣奸何事臣黨何
人何必更勞賜勅等語上怒曰郭勛語甚不遜強悖無禮
再一併責奏於是工科高時著盡發勛奸邪事勛坐殺人
律死長繫竟死於獄○嘉靖二十一年嚴嵩入武英殿預機
務嵩以科道說良材等各劾嵩貪婪狡猾其子世蕃招權
納賄燥肆虐濫不報○楊英等伏誅帝幸曹妃宮既寐宮
婢楊英等以組絰帝頸謀弒有張金蓮者走告太后后馳
救得免詔併曹氏誅之後帝憫妃冤○嘉靖二十二年方
士段朝用下獄論死○嘉靖二十三年宣大總督翟鵬以
邊報孚午請調各鎮援兵聽用兵部請盡勦全陝遼薊之
兵糧守宣大山西各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將之重
則自勵之心輕推泛緩游兵二枝可聽徵上從部議○詔加秉
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由傳少保加其故○嘉靖二十
四年科臣陳棐請撤元世祖石臣神主從之○加秉一真人
陶仲文伯爵辭乃追贈三代給與誥命蔭其孫[illegible]爲國子

奎○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令朱發○嘉靖二十五年

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上甚壯之下兵部議不決○嘉

靖二十六年曾銑劾仇鸞科斂士卒沮撓軍機詔奪俸先

是虜衆入犯延安慶陽諸處曾銑遣參將李珍夜擣其營

斬虜百十一人生擒一人虜遁去上以銑有擣巢功賞

銀幣○十二月宮中夜火詔速赦楊爵爵在獄七年矣

及歸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自為墓誌果卒爵猶介清

苦絕無干名競進之念初居家時有旨逮繫官校以屬按

臣乃故以好從適爵方飯有麥飯一盂一盤元按臣

即與同食畢官校入繫之爵即與偕行諸官謂曰盍亦

一内別子曰去矣勿復顧官校吐舌云楊君慷慨乃爾

○曾銑陳邊務十八事已而復上營陣八圖詔奏之令奉

兵議行○嘉靖二十七年嚴嵩論曾銑開邊啓釁禍不可

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命廷臣集議吏部尚書聞淵等覆

言雅信曾銑罪不容逭命奪夏言師傅以尚書致仕逮銑詣

京郎訊仇鸞先被銑劾因許銑尅取軍糧倖免重罪倡復
套謀自觧法句會擬銑罪斬於市妻子流二千里銑死家
無餘財妻子狼狽天下寃之○逮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爲
嵩所陷嵩諭茂堅以議貴議拜請上怒竟坐與銑交通
律斬言妻蘇氏請以身代帝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亟
逮之遂斬言於市○大同女年十七化爲男○鄭王厚烷
疏請止淸徳謹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
珠十首以箴闕禮怠終餙非惡諫神仙土木爲䂓上手批其
疏曰爾探[illegible]宗室有謗訕者從玆效尤爾眞今時之西伯
也請欲爲[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二十八年皇太子薨謚莊敬○[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九年八月敵大入寇丁汝夔楊守謙論死仇鸞進
太保敵酋俺荅等糾合套敵八犯宣府薊州攻古北口都
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却之敵乃佯督衆攻我師而
別從間道三四日越[illegible]塹毁垣而入遂逼通州上聞詔各鎮兵
入援仇鸞以大同兵五千楊守謙以保定兵[illegible]至自府山而遼

鍊

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五萬人拜鸞爲平虜大將軍總諸鎮
兵賜龍衣玉帶以守譓爲兵部侍郎提督團營駐師城下
以衛都城既而敵薄城兵部尚書丁汝夔受計於嵩令諸
將勿輕戰敵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諉曰汝夔有禁
勿戰語稍稍聞禁中而鸞率兵遠屯鄭村壩敵薄城揚守
譓屯城下兵少不敢擊敵城中人見之而鸞遠避無從
驗自謂整敵酣戰不能回薄城也鸞敵多殘中貴庄墅中
貴遂誘汝夔守譓貳於敵帝乃命執汝夔下獄還官自豈
前逮守譓即誅時敵已東京師解嚴遂棄二臣於西市敵
將金帛人畜北去鸞率諸鎮兵尾之阨險不得出乃稍棄
餘物從東南行至昌平猝遇鸞軍縱騎蹂躪鸞軍創幾殆
鸞得裨將力援免敵循古北口故道出塞鸞先後得一百
級自劾無功帝詔進太保賞賚甚渥○郎中徐學詩劾嚴
嵩奸貪異常縱子世蕃擅執父政間有奏劾必陰中之乞
亟罷斥下獄即執○辛亥三十年錦衣經歷沈鍊劾嚴嵩

父子婦食十大罪繫撈執編氓○邊酋俺荅去冬求貢朝
議不許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荅使貢馬互市俺酋利
貨幣譯書送總督蘇佑佑聞帝以問嵩嵩云一年四次期
稼費廣宜以一年二市為準帝乃起史道往大同理互市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一
曰敵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仇二曰屢命北征
而一朝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和損國
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和則灰其敢用之心五
曰將士偷安懈天下脩武之志六曰以後私通者句引牽
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曰國威日玩人思奮起百姓不
靖之漸八曰長胡敵輕中國之心九曰墮胡人狡猾之計
十曰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
修武備夫果欲脩武何籍於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於
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況敵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
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為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

必償其價賣則徒手亂空利矣謬三或謂敵既和我當不
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止信意安肯守也
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我養寇禍甚於戰
謬五疏入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於狄道典史○
史道主市盡以羸馬索厚價嵩子報太諱大同市則寇宣
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而敵衆
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敵入無後藩
籬史道猶欲令虜以牛羊入市嵩諱力止敵又請開市遼
東巡撫許論遺嵩書亦兵力止得寢至是敵以市利薄三寇
大同巡按李逢時乞速絕之○壬子嘉靖三十一年詔罷大同
馬市○七月敵寇薊州甚急仇鸞病疽請輿疾出上命侍
郎蔣應奎暫掌戎政擊陳時代之鸞聞命恚極死徐階
因密疏鸞通虜誤國上大驚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
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
沒其貲○御史王宗茂劾嵩負國大罪謫縣丞○帝惡楊

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
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癸丑三十二年兵部員外
楊繼盛疏嵩顓政誤國十罪畧曰太祖不設丞相嵩儼
然以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
票旨竊弄威福是竊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即傳言於
人歸功於己是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代票是縱
奸子也令孫嚴效忠冒奏捷要爵是竊軍功也逆鸞以
貪虐論罪嵩受三千金咸迫在部薦為大將是黨逆也
胡騎深入嵩戒汝夔勿戰及皇上逮治汝夔猶許審編奏
保是誤軍機也徐學詩以劾嵩棄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
豐是擅黜陟也吏民遷除以入賄為低昂故將官多朘削
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諂諛
欺君貪汙率下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
厚賄皇上左右凡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
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為通政疏至必先上

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懼緹騎緝訪御
與嚴嵩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爪牙奸二畏其臺諫
有言凡進士非出其門者不得與選是皇上之耳目皆
嵩賊之奴僕奸四應部臣徐學詩不能無言乃羅其陰私
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賊之心
腹奸五願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二王使之面陳嚴
則置寵典輕則叠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錦
撫司即訊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懼嵩者且二王家事寧不
慮為嵩敗耶錦衣衛上其語命杖一百血肉盆起乃下刑
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旨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
中史朝賓持不可嵩聞之謫補外任侍郎王學益覆鰲具
其獄尋遷一級○海賊汪直糾漳泉群盜大舉入寇連艦
百餘艘蔽海而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泛淮北濱海數千
里同時告警所而太倉上海松江嘉興善慶皆遭荼毒○
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也嵩曰四遠饑民聚京求食一縣

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上允之復思民
有身無一錢者乃坐斃道路令以六分出糶四分給貧苦
者○命駙馬鄔景和直西內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
以金幣賜玄修諸臣循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
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尸之報帝怒曰和敢出不祥語當譴
絕訕律姑止革職○[illegible][illegible]三十四年工部侍郎趙文華奉
命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文華爲嵩私人既出憑寵
自恣百司震懼財賂競進比倭寇焚掠尤烈○趙文華至
松江會狼兵方應調至稍有斬獲文華因号犒之激使進
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文華周急督戰[illegible]掩敗爲功
總督張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強
經經不聽文華遂劾經因論經玩寇殃民之罪既而倭寇
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經分遣參將盧鏜等水陸攻
之大敗之賊奔王江涇永順兵出迎湖攻其前鏜及保靖
兵擁其後共斬擒千九百餘人溺死者莫可勝計餘賊

叅歸招撫自有倭來用兵未有如此之捷者然文華論經
玩寇殃民之疏則已上矣寃哉未幾遣官校逮張經以失
機論死經上疏自辨不報【四】都御史曹邦輔圍賊於滸墅
關賊殊死鬪格時僉事董邦政督兵守陶宅邦輔徼之助
勤一戰斬首三十九級賊弃吳舍遁去盡殲之文華欲攘其功
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卿恚已而欲俾剪寇擊自將四千人
約邦輔會勦賊盡銳衝文華所統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
文華益慙憤乃疏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
究詔下邦政於督總逮問【○】胡宗憲誘汪直等投降汪直
與宗憲皆徽人相信因以銀十萬兩餽嚴嵩父子冀得援
以指揮職銜父嵩子受賄欲擬授降者死會三法司持議
甚堅嵩不得已竟票旨汪直梟示其黨宗滿王汝賢既赦
歸順發邊衛充軍【○】讞京城大辟因詔決張經李天寵以
失機律不宥而嚴嵩因以楊繼盛與焉繼盛詣朝審口號
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

事憐長極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賜尉稱卑過漢唐哉
辟生來歸視死血身原自不隨楊文臨刑詩曰浩氣還太
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
盛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為嵩所抑不得達遂遇
害○嘉靖三十五年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游擊宗禮帥
兵九百人禦之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
稱為神兵○復遣趙文華視師江南先是文華既歸上起
其言不稱旨以問嵩文華懼時浙中倭報甚緊巡按請遣
才望大臣一員督師而嵩為文華保全計言於上遂遣文
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愈困矣○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
沈庄欲議和而文華力主勦以書遺宗憲責其逗兵自老
遂集諸路兵圍之欲重縱然其屬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
識徐海屍浙郡遂寧○獻倭俘加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
御史加太子太保各廕一子錦衣千戶○賜嚴嵩免朝仍
腰輿入直○嘉靖三十六年工部尚書趙文華罷時三殿

事爲工部 文華有疾屢疏乞歸 上方以脩玄禁疏章而言
疾者諱文華與工 在部不得已具疏觸上怒罷之○[illegible]
三十七年科臣吳時來劾嵩令子世蕃預政納賄致邊臣
剋軍餉以充饋因益饋而嵩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
聖斷不貸而詭以爲賄無王汝孝以三千而倖得遼戍蔡
克寬以三千而即轉寺卿楊順萬君而三廕其子吳嘉會
侵冒而三廕三邊邊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翀劾其受
賄報功而備邊之政壞侵冒戶部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
之政壞以鬻賄而調美官以餽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
壞家奴嚴年富將百萬賓客親戚位俱膴顯上手書傳策
言吏兵部逆宮特簿往嵩填叢故俗學文選郎萬寀爲
文管家武選職方祁祥爲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
各遂繫其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illegible]
三十八年總督薊遼兵部尚書楊博巡撫薊遼防秋畢嘗
還兵驕曰宣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

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名曰部○大同總兵劉漢破虜於豐州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營帳返凡七日總督葛縉以聞帝大悅陞加賞○嘉靖三十九年嚴嵩令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盐政騷動海內○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搗虜帳於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馬駝一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喜峯口外犯薊鎮漢乘虚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積懦虜嘗留巢兹塞無一敢問之者至是漢倡為之自後各鎮往往乘間出勦虜始有戒心徙遠其幕○南京軍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事聞命擒治為首者斬之○上諭嚴嵩等景王府已成幾年當遵祖宗大制令之國嵩等以宗所司於是吏部請如舊制部可時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而景王母妃在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夜半中旨諭頒京師士民踴躍稱慶○陶仲文卒○嘉靖四十年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往天下

訪仙術異人及符籙秘方○萬壽宮災○萬壽宮成○南
御史林潤劾鄢懋卿五罪索屬官金累萬罪一受扶取財
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
銀五激變罪工卿疏辯令供職如舊○御田産嘉穀告太
廟百官表賀○壬戌四十一年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
蕃憑勢專利私擅爵賞而其孫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
嚴年中書羅龍文等黠狡不法詔嵩致仕歸世蕃即執坐
烟瘴充軍鵠龍文等戍邊擢應龍超遷通政參議
○六月知縣海瑞霍與瑕落職時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
行郡邑勢焰甚盛其妻從行裝五彩輿以十二女子舁之令
長蘆行蒲伏飲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殊簡抗言貧
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斂威去慈谿
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
落職○甘露降顯陵松樹百官稱賀○倭陷興化府○癸
亥四十二年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大破倭賊於

平海衛海寇悉平是戰也繼光一日至一城異總兵劉顯
俞大猷對壘日久頗懈弛謂繼光遠來疲困不為備繼光
即以是夜部勒諸士卒雞鳴蓐食晨壓賊壘襲破之賊倉
卒大亂自相蹂踐遂雜捕之無遺類○嚴嵩上疏言臣年
衰八顏乞上哀其無旨放歸子世蕃孫鵠以終餘年上曰
嵩有鴻侍養己恩待矣尚過望耶○嘉靖四十三年上以
遼卒不肯用命戶兵工三部發銀四萬兩給犒官軍徐階
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為例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
以生怨不若是其糧餉而賞刺以待有功上深然之○御
史林潤劾世蕃目罪語後與龍文乘軒衣蟒負險不臣誹
謗朝廷假以治第聚衆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本詔即付
林潤逮捕至京○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仰藥死○林
潤復劾鄢懋卿命削籍○嘉靖四十四年逮嚴世蕃羅龍
文至京刑部勘其交通倭虜謀叛顯證得旨俱處斬○陶
仲文徒胡大順撰萬壽金書一帙曰道士藍田玉得遺意

於趙極辭之帝問曰此云舒其言扶箕者何在田玉遂許言
徵大順入帝怡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訊之得
詐傳狀皆論斬極黨於戍○丙寅四十五年上諭徐階欲
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階奏聖躬既久未平若復遠
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慰二聖之心所用
藥品只須諭撫按進取為便上曰諒亦行之哉必萬康階
曰聖躬天祐奚待遠行而後康也今邊境多虞根本空
匱萬一獲進竊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擾乎由是乃罷南幸
之議○主事海瑞上疏曰陛下初年創除積弊遠過漢文
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
父子以猜疑僇辱臣子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
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賊役日煩萬方騷
譽諸臣猶偷爵滑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修建
宮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寶戶部差求四出責玄修以
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

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
乎帝怒甚投於地下瑞詔獄已復收再讀之歎息自悔蹢
竟留中○湖廣承天衛卒作亂事聞上令嚴捕首惡依律
治之○十月上不豫上雖修玄西內然權綱總攬朝廷肅
然常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
復宸翰獨斷天縱然也自方士進長生等藥大較以健陽
為主性燥熱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
為○命出沈鍊於獄○上疾甚遂乾清宮翊日崩○裕王
載垕即皇帝○位釋海瑞於獄

穆宗莊皇帝　諱載垕世宗子在位六年

丁卯隆慶元年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
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先朝建言執事
諸臣生者錄用死者恤贈○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
刑部侍郎鄢懋卿戍邊○追贈王守仁為新建伯謚文成
○革大工冒濫諸臣時徐杲等以匠役冒躐八座為太保

寵馬者二人布政參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
百數上以惡之至是下吏部議革一時冗員少汰○給事
中王洽上四事一議在典謂先帝尊稱獻皇誠萬世不刊
之曲臺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獻帝雖貴爲
天子父寔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
宗乃遂列於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於心亦有未安
先帝進獻皇於太廟爲世室之祀並舉之而亡慮淵微以寄
今日臣以爲獻皇祔太廟千載後不免遞遷若祀專世廟
則萬世不遷矣不報○初上踐祚時政如御錄建言諸臣
明正方士之罪徐階俱請於遺詔中行之高拱非之謂是
暴揚先過且被罪諸臣豈無應得者何容漫爲市恩遂與
階有隙○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蠹國科道陳實等交章
劾康爲高拱門生聽其指授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
階事先帝無能改於神仙土木之誤議亦有之然憂勤國
事保休有容亦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詔降康

一級補外○九卿科道紛然劾拱甚有稱為六凶惡者拱
因謝病求去上留不許拱堅臥不出乃許驛歸○湯楊繼
盛諡忠愍○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階言天壽山後
即黃花鎮外即虜地奈何輕試於危上乃止○隆慶二年
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長夜之飲不
可不節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曰勤視朝以周知
民隱總理萬幾曰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不下害于內
庭者稽遲不允甚且回而發怒矣章擬虜情呼吸立變而
概至違期臣願不時進覽曰廣聽納周給一觸忌諱而謫
外陸鳳儀偶遺一言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曰察讒
諂頃緣近臣專擅言官攻訐切齒闔世傷諸以數譏陛下得
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上怒命逮杖削籍親御五鳳
樓潛察杖者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以杖斃乃先以義言
緩賄兩身自掖救星闔人共嘉之文熙且仆且掖以出卒
不死○立皇長子翊鈞為皇太子一日太子遇閤臣於御

道也召謂曰先生良苦翊賛輔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
答曰方讀三字經旣而曰先生且休矣聲音清朗聽者悚
然○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王時舉王之經谷論
元正位中宮以端治本上曰皇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
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妄言耶時舉等又復言皇
后乃先帝選擇以遺陛下有關雎之德樛木之賢使聖后
抑鬱成疾已為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睽違而暢
意者乎上曰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戶部尚書劉體乾
罷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眞珠等項尚書高耀即持召商收
買及體乾為尚書凡有取買眞珠金玉之類每批持不行
嘗上疏抗論財用詘乏請停取買疏下文思房不肯從令
齎未支領回體乾仍令齎上忌者毒姦藏其吏復令內豎請
體乾面諭不應上李體乾遂致仕諸所取買仍寢不行
忽內降着閒住去○中官李芳數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
其正直六短上命緩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

言刑人於市與衆共之非將使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
芳與事內庭罪狀不明莫知所坐上曰芳無禮第錮之○
隆慶三年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
脩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架傳造監積玉盆之費使群小
因而乾沒盜聖德累不小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
○淮陽徐夫求奏聞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
賑之○陞潘瑞爲右僉都總理提漕巡撫應天等處○起
大學士高拱入閣○隆慶四年高拱疏言貳又高政止於
二事今皇上以子繼父豈宜享弟更張其大禮大獄先帝
厲親之政而概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邊酋俺荅孫把
漢那吉者因婦所鍾愛也以部於俺酋挾其妻闌入邊總
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
曰與奇貨可居俺荅卽急必自爲市論以執送叛人趙
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不急則我
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

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屬者昔八合吾赤挾置塞外
其與黃台吉特則兩利而俱存之不攜則必師助之外以
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實廷臣議然以爲不可俺首
婦怒我戕其孫日夜詬詈俺首亦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攜
士卒象壓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云詩首婦
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齧誓明盟世服屬無貳奚貪
於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敵亦貪漢財物願市俺答
款塞歸叛人執闕下誅之封俺首爲順義王諸敵皆辭辦
受封比屬國崇古以款敵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
千戶○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敵之責卽以有才
力肯爲之猶懼不堪乃官其地者非鄙流則遷謫非遷謫
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旣不能稱職於內地而欲立効於
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感也自今必擇年力富強
才力超邁者除補或治有成績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否
次擢用若用之不效降三級別用上從之○刑科徐化奇

請釋給事中李已內犯張恩等得旨已釋為民恩等繫獄
如故始法司意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始
翕然謂上仁明獨斷○隆慶五年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
官於本土此雖有民社之責則然耳若夫學官驛遞等官
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
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
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詔以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隆慶六年上不豫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
受顧命上曰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東宮幼小今付之卿等
宜協心輔佐拱哭奏曰東宮雖幼祖宗法度具在臣務竭
忠輔佐不敢愛死且奏且哭大慟不止內宮亦失聲一內
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翌日上崩○皇太子翊鈞即皇帝
位○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
粹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
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為吾且逐若曹矣已令直室請

劾太監馮保必欲出之保故授其奏俟閣臣張居正昆江陵
地歸有旨召成國公內閣六部至會極門拱以為且逐保也
中使以旨授成國宣讀之乃責拱專權無人臣禮意欲何為
吾母子驚懼不安令即日歸田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
翌日踉蹌僦騾車出都○上召首輔張居正曰父皇謂先生
忠先生幸曾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
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
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居正既得國慨然以天下為己任
中外想望丰采其為政大略尊主權課吏實背言高帝得聖
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卧法宮之中朝委裘而
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請召羣臣廷飭百僚揚
然○上方十歲以英明聞穆廟恭妃遣內使以金壺遺其
家為門者所執奏上上然內使三十以百金遺妃曰妃家貧以
此給賜先帝賜器不可出也○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太監
馮保掌司禮監

明紀編年卷之五終

明紀編年卷之六

神宗顯皇帝　諱翊鈞穆宗子在位四十八年

癸酉萬曆元年上居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史趁雜隸皇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自何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下東廠鞫問張居正使人陰囑曰但稱自閣老高拱所來欲陰行刺上言未已而廠緹騎已集高之門矣吏部楊博向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為之恐大臣人人自危太僕卿李幼滋方告病強起詣居正曰朝廷拿得外人而公令追究主事之人即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將歸於公及錦衣朱希孝等會審方晴霾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識又冰雹不止衆皆駭懼至則自一清因儻聲曰天意如此可畏畏耳高老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強以誣之我輩曾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故例嚴倡問事必先加刑於是時三大臣先行決責大臣供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我何曾認

蓋清　叔調椒湯　還送白燕　避地丘

得爲閣老如何打我朱希孝等懼事覺遂羅密而高拱可
幸無事已而送大臣於法司然已中毒瘖不能言遂論斬
自是居正威望日重矣○鎭東賊監一清等據惠州叢山
深箐負固袤八百里時出爲害籠曰聽撫而實據壁巢如故
督撫殷正茂曰此賊羈縻之不亦難矣將爲東南憂於是大
誓文武將士進擣巢穴斬監一清等萬餘人鎭東以平
捷聞賞賜有差○居正柄政上眷顧殊絶一日居正在直
廬感病上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先就居正立處令
內使搖扇驟用隆冬以氈二片鋪於地恐居正立處冷也
一日御講一內使傍侍竊搖扇上目之還宮杖之曰汝小
畏先生見乎以吾無家法也○萬曆二年翰林院產白燕
內閣生嘉蓮閣臣等進獻爲保謂閣臣曰主上冲年不可
以異物啓其好上尋以白燕送出○敵犯遼東總兵李成
梁督擣其營斬首無算而敵遁○張居正等進鄰屛屛中
繪天下疆域旁列內外文武姓名上設於殿省覽○萬曆

三年武清伯李偉請價造墳工部擬折銀二萬兩上嫌其
薄張居正曰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富而循禮富
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學之也○屬夷王杲復糾衆盜
邊東夷王王台執送境上詔磔之加台龍虎將軍○[illegible]
四年上謂居正曰傅應禎以三不足之之說誣朕予廷杖先
生何不宥居正曰小人妄言死有餘辜但謫遠方待言官留
存體面上曰科道何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上曰疏中
言應禎有八十老父取登科錄視之信然無父何謂不虛
居正又申救一語上乃霽顏○御史劉臺奏劾居正專
擅威福居正怒甚見上辭職曰臣之所行正爲國也將毋
順恍下則負國若竭忠事上無以謝專擅之譏伏地不肯
起上手挽之怒詔下臺獄廷杖一百遠戍之居正復具疏
爲解免杖奪職還里○山東撫臣奏邑令居官貪鄙治功
取第令上曰此人乃進士何無恥如此居正曰慌恃進士
故敢放肆皇上用人當考功能不必拘以資格若不由交錢

裁抑宦侍

諫免行刑

居正不奔喪

雖異途亦當顯擢如貪贓壞法即高第亦當重處之曰善

○丁丑五年廷試居正子嗣修名在二甲第一上拔置一
甲第二謂居正曰以報先生功也○司禮馮保每出戲抑
責毋與朝事繇是內外多怨上初即位或與小內侍戲見
保至即正襟危坐內侍待上戲者保嘗陰罪之宮中皆
憚保即上有所賞賜非出保口無敢行者上稍長頗不能
平以太后故不護識心恨之上奉聖母旨諭閣臣以今歲
大喜慶免行刑居正奏曰臣等詳閱法司所開重犯之情
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
天殺誅之而皇上顧欲釋之無乃違上天之意乎上曰聖
母奉佛故不忍耳居正曰佛氏所稱地獄刀山劍樹剉燒
舂磨其慘更甚於行刑上笑諭止勿停○張居正父訃音至
屢疏乞歸守制不允○時張居正奉旨奪情視事編修吳
中行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章交劾其忘親
貪位居正大怒欲重罪之禮部尚書馬自強曲為解居正

五年御史王用汲疏訟居正專樹群臣附勢乃去下杯從賜行

凍濟心死

陳瑞謫居正

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錫爵亦造喪次求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竟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明日四人同時受杖尋皆遣戍用予許文穆鐫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吾觀發進士鄒元標憤甚視四人杖畢而上疏越二日亦受杖謫戍貴州○鄢御史陳瓚存告以病貽書馮官強曰師相事宗伯官倡疏留勿遺我名自強嘆曰此老不起區心先死也○萬曆六年上大婚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使給事李淶奏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不聽○張居正給假歸葬湖廣巡撫陳瑞居正所取士也詣居正家哭出府見戴孝加絰伏哭盡哀畢跪而祈見居正母拜畢侍坐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垂盼之瑞即起揖閹曰

清河成

蠲逋

進寶訓

端安能重公如公乃能重端耳見者掩口乃張居正遷朝往由所歷藩臬守巡無不長號真定守錢普創爲步輿以媚居正○隆慶六年漕河工成先是淮揚諸郡苦於水患及泗州宮無寧歲上惻之發金八十餘萬命御史潘季馴董其事從衆八百餘里兩堤相望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云特陵寢不犯焉六年棄地轉爲耕桑矣○蘇松大水積逋七十餘萬張居正請蠲之以安民生疏謂百姓財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荒歉見年錢糧尚不能辦況累歲之積逋哉故帶徵一法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況頭緒紛多年分混襍吏胥欺隱官吏侵漁與其敲扑窮民實是奸貪之囊橐孰若蠲與小民使其感戴上之仁哉上從之○隆慶六年張居正纂累朝寶訓先是數進呈曰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爲守伏願皇上留神聽覽黽勉

詔馮保

斬二奴

追論居正

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三念其節義乃救起婦曰夫餓死我何忍於世飽食晝夜哭三日而死○王杲說誘其子阿台合叛投逞加奴仍加奴句虜入寇李成梁伏兵擊之大敗之斬獲甚衆○萬曆十一年御史李植參馮保十二罪上命謫保奉御居南京籍其家先是太監張誠見惡於保上不得已斥之外然亦是誠復入適居正歿遂以保與居正交結恣橫之狀聞李植因而論之故有是謫○逞加奴仰加奴乘冰堅寇鐵嶺屬夫掠請貢賞都御史李松與李成梁密計伏兵四隅乃令入官諭撫之二奴果驕恣劍斫李宦松即起伏盡起遂斬二奴得級無算自是海西讋服○萬曆十二年御史羊可立追論張居正罪惡謂其辱宗室官矣誣籍其家長子敬脩不勝刑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馴奏曰居正蒙上旨抄沒國法已正衆憤已平乃其八旬老母衣食之供猶不周子孫之死亦相繼殊失罪人不孥之意上憫而詔有司給金之○自居正歿後朝士更易殆盡攻者

光祖正直　保全功名　平樂兵亂　步行禱雨　振道

銳氣莫辯進陸元佃正言摧挫一時引重初光祖爲丞

御見居正請大僚無不屏息立語光祖獨索坐語且

久次謂護劉臺臣惡力回改斷事與居正大辨居正大恚光

祖正色曰相公奈何訑訑拒人哉及居正敗無附和詩局

語人服其操○李成梁元休申時行等論曰成梁身經百

戰屢立奇功衛邊大將難以輕易但功名太盛人或忌之

宜稍折保全庶讒謗可息上是其議留之○平樂兵

亂上欲宥其守臣周祈罪申時行曰周祈給餉稍遲誠爲

有罪但此輩驕悍難馴復懸山而長其驕悍則深可憂上

從之○陸言叶三年民間苦旱上焦勞步行祈禱兒語

天下米徐地方錢糧之半○上益責惠下嚴微有關輒

遣遂刑部尚書舒化奏曰時術貴國不貴多若好以己意

是代有司事也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得緣是以飾非上頌

之○上推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以其名薦遂起南京右都

御史三日觀者擁道路南都爲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

海瑞御史

長御史然長諸御史無所短長瑞以爲御史職風紀百官南臺帝猶其然百官必自御史始入爲諸御史叢且峻幕御史無幾人到其臺有一御史甚戲宴自瑞集諸御史謂之曰甫等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辛杖之安下一令一吾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傳誦之自大僚至丞郎無不稟然奉法至時城市豪猾皆屏息吿敢出而瑞和不許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已後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嘆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喪發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揭楮素而送者盈兩岸兩涙動天單舍驚之祭哭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佑作詩吊之曰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遙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鬱黑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詔贈太子太保謚忠介○萬曆十四年皇第三子生進封其母鄭氏爲貴妃主

如法五言 朝報進士 請祀王文 乞禁遏糴

事孫如法奏曰王氏誕育元子五年未蒙進封鄭一生子
即封貴妃何以服天下之疑請并進二妃則羣疑定上怒
降如法邊職○輔臣申時行等請立東宮不報既而科臣
姜應麟沈璟亦疏請冊立上怒皆降廢之○廷試進士舒弘
志年少氣語多譏刺時政閣臣不敢置前列上忽拔置
甲第三十外驚異稱上神明得人○南太常卿沈子木疏
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盂麥飯下禮官議於誼示
忍況近奉明詔旌表死事諸臣皆祀而建文獨不祀於德
意未稱禮官定議或祔食懿文太子之側不報○丁
亥十五年申時行等請禁遏糴疏曰治本在使民得食頃
者因荒災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饑
民無窮惟是鄰近協助市糴通行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訪
河南等處皆往開糴彼固各愛其民然自朝廷視之莫非
赤子災民既缺食於本土又絕望於他方是激之為變也
乞禁止遏糴之令聽商民糴買接濟則可進不至嗷嗷待

崇洶洶息亂也○崇禎十六年上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
多慚德觀徵大節有焉命經筵撰進講止講通鑑及大
學衍義并纂輯訓實錄以裨治道○內閣臣錫爵子王衡
舉順天鄉試第一禮部郎中高桂奏物議疑信相半錫爵
疏請覆試而卷複大佳物議始息衡有大才後登辛丑榜
眼○御史馬象乾自論張鯨專情指及王錫爵閣從夫職
上怒送鎮撫司打問錫爵疏救曰臣之進用原為先年張
居正奪情事號能諍議居正以此居正敗而臣得進用皇
上本以崇居正用臣而命即以處居正之事處臣臣即死
何辭於居正之罪責哉○崇禎十七年南京司獄官孫一
新府城人救獄因其有恩惠舊例動米日一升率三三獄
卒盜去又散時強號不均多有不得食者因初入獄往往
驅之濕穢地不得錢不與爆地一識知之一切嚴禁手一
稱秤米計飯按籍以次分給甚均因衣糧爲浣濯皆終
其官因無飢凍虐死者兵部侍郎王用汲革開其事言

請立太子

虜敵犯

加嘆異欲爲之地而一讖已滿三載考轉靈山吏目云矣
三世貞賜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獨
有吾廬在畝也稽夜歸作詩行帶益實也一讖李之官
徑歸至都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爲某主地者與之應答甚
予駭之不發日丙辛○萬曆十八年上召見閣臣申時行
等臨行等曰請冊立東宮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
鄭妃亦再三懇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俟其壯健使
出就教亦時行等曰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
日上曰也要生來聰明時行等曰資禀賦於天學問成於
人雖有美質未有不教而成者上曰朕知之既而召皇長子
于至立榻右上手攜之顧時行等熟視良久因賀曰皇長子
龍姿鳳目岐嶷非凡有此美玉何不蚤加豫教上曰朕知
之遂命出○陝西督撫葉夢熊過河緩奏上以二示閣
臣曰督撫當入朝臣要先平日所幹何事到敵過河纔奏
見過備嚴張皇祖野都令事畫美又曰近日督撫把將官

宋纁有大臣風

輕賤但有功督撫認爲己有及至失事卽推與將官請行
等曰督撫只是調度號戰定罰武官上曰古時杜預諸葛
亮曾能將兵立功今日廢弛下也陝西時行曰許貢二十
年保全生靈何止百萬上曰許貢亦未可恃若專媚敵
恐敵心驕意大豈有嚴畏之時時行等頓首謝○[illegible]子
九年宋纁病求罷不允纁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松石是
在戶部偶語纁曰今日一快事査出某省羨餘若干纁曰
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之
或生侈心又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
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
措置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章奏指陳卽曰此套子
也卽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亦不爲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
耳卷而置之于慎行嘗稱聖度寬和纁獨愀然曰此事殊
失言官極論正要主上動心乎可罪今言官畢竟遂有徹
省若一槪不理就如癢痒之病全無痛痒則無藥可醫矣

同列皆服○萬曆二十年寧夏哱拜等殺總兵張維忠等據其城而全陝俱震動自春迄冬我軍糜費巨萬殺傷甚衆後李如松等以水攻破之寧夏始平○萬曆二十一年初群臣交章請立東宮上怒其激聒諭曰如大小文武不來瀆擾便俟明年冊立如再有來激聒直待十五歲冊立茲是群臣靜聽至是上猶未降旨王錫爵乃密疏請舉行以信前詔上曰朕諭有前旨但昨讀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今皇后年尚少恐後有出冊東宮并封王子欲封王且是背祖訓欲立東宮豈是二東宮矣故此事不果焉已將三子并封王以待數年候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可也疏而詔出群臣譁然曰元子封王從無此事三王并請名各公何可辭於是部郎岳元聲顧允成張納陛科臣王如堅光祿丞朱維京等各疏進諫曰中宮春秋鼎盛倘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避位何嫌何疑以未期之害啓已成之命上怒各加降罰元聲等復詣錫爵面詰之錫爵亦然則

奈何元聲曰詔已章除挽四二字別無商量錫爵曰善諸
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即以元聲為首揆成懽合錫爵
感其言復具疏力請停封且訓仍載盡就嫡庶并生三言
耳今嫡子未生而長子年已十二豈容懸待況舊旨元無
待嫡之證今忽變更跡似可疑去年之命既改於今日焉
知今日之命不改於他年乎且元子封王祖訓無之即民間
子未有十二三歲不讀書者陛下即不行册立亦當令出
閣豫教上曰外臣疑朕深可痛恨卿乃輔弼親臣何故不
肎擔當既是如此俱不必封以俟二三年中宮無出舉行
冊預教還俟旨行已而錫爵復請行預教疏凡七八上上
始允之〇彗星漸近紫薇垣上齋居思過詔羣臣修省〇
[illegible]二十二年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嶷不凡
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故事每講閣臣一人入自看講案
前有銅雙鶴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
銅鶴上皇子長揖內侍曰移銅鶴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

寓衆皆嘆服一日講巧言亂德講筵官曰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劉幼安當直既敷衍乎因問曰何以謂之亂德皇長子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至之句而隱然括之更覺明切講官焦竑請問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大義荅曰只天賦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荅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河南大饑有人相食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御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鴈糞上置之側慨然語鄭貴妃在侍亦惻然因出所私蓄五千金賑之上稱善蓋以內帑五千發濟而河南賴之○朝鮮與遼接壤輿地六千里號稱有華風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雄擅六十六州聞朝鮮弛備遂攻陷之國王奔義州遣使請援上以其脩貢謹遣總兵祖承訓率兵渡鴨綠援之既而倭兵攻平壤失利復遣侍郎宋應昌為經畧總兵李如松為大將軍援之遂大敗倭酋於平壤李如松乘勝追至碧蹄館與倭大戰倭雖潰而我師精

請封日本 復建文號 宗城逃回

銳亦多喪許旨非吾無戀意圖休息先是平秀吉募游客沈
惟敬入倭開說至是惟敬同倭酋小西飛來請封貢石星
主之廷議許封不許貢遂撤兵還○孫丕揚為吏部尚書
更定選法親掣籤注缺時人朝銓部為籤部○甲午二
十二年廷議封關白日本王禮部議日本原有王宗知存
亡當號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上竟准日本王命臨
淮侯裔李宗城充正使指揮楊方亨為副同沈惟敬往○
准復建文帝年號○乙未二十三年正使李宗城逃歸宗
城故勳衛子經行之營在索貨賄對馬島太守義智飾
美妾更番納行幄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乞宗城
聞義智妻美欲淫之義智夫怒不許會有詐其左右者
曰倭將有變宗城懼遂棄璽書夜逃事聞下宗城獄遣成
乃改方亨為正使惟敬副之立限渡海先是廷議成倭酋
已撤兵歸已而倭酋復攻陷朝鮮方亨惟敬促手歸無前
報命詭云倭已許封因請朝鮮不往謝故復留耳及按驗

請停開礦

張養蒙言五事疏

言路都御史朱吳鄉

上疏陳戒

時有火災詔

宮殿災起

斜謂誤陛之

直言諫之末

開礦

採木

表文潦草無人臣禮方亨始吐實參罪惟敬及李宗城彌縫之罪上以其辱國詔逮惟敬錄勘如律於是復命邢玠爲經略楊鎬爲經理麻貴劉綎爲將軍討之○差內官往河南畿內開礦巡撫魏允貞上疏懇停不允○都御史張養蒙陳言五事一曰部院漸輕冢宰何官三年四易銓衡正位長月虛懸戶書三疏諫開礦不納臺院九疏催行數不部爭正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點二曰科道漸輕西臺東省列署半空財竭利於一不問孤氣浸衰縱橫一曰撫按漸輕一曰進獻漸重王百戶捏無影之異寶騙以絕之倖張主簿賺無用之白鹿敢之官一曰內差漸重太祖戒內監不干外事邇來內使紛然陛下謂幹辦必須家奴豈期盡誤國臣乎又曰陛下之成心有四一曰好逸一曰好疑一曰好勝一曰好貨○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浙東趙欽往陝西各開礦○詔採木於西川侍郎呂坤御史況上進給事指應文各疏諫止不聽

○[萬曆]二十五年順天鄉試所取士文多用老莊語論者因言中有關節偏坐副考焦竑降調同知中式舉人皆黜華黙然皆高才之奇僻有之而關節則未也○[萬曆]二十六年麻貴劉綎等分道進兵逼倭營各有斬獲會報平秀吉死各倭酋陸續遁歸因追破之擒獲平秀政平正成等有旨梟示九邊南海遂平○[萬曆]二十七年大發兵征播先是楊應龍刲羹為患詔詰對簿當死論贖護復屢反寬政乃[illegible]怙終不悛置關據險僭立巡警仇殺奏民劫掠焚燬甚至對父奸妾面夫淫妻大恣痡毒毋蜀臣屢奏聞皆方有事東方遂置之至是東征完局乃詔將軍劉綎等進兵討之○給事中包見捷疏論璫請稅使攬民必致生變之論礦店滋蔓又論遼鎮礦市為患太烈一月三疏降[illegible]典史未幾臨清百姓毆稅使馬堂幾覆朝廷之威大褻而見捷言若左券○[萬曆]二十八年劉綎兵至蜀大誓將士分道并發應龍子楊朝棟統苗兵數萬迎敵我師夾攻大敗之

朝棟擄俘以身免應龍初猶望赦無前又聞決意勦之始懼
退守關險官兵無一敢犯將軍劉綎獨率兵直入婁山關
是關乃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援魚
貫而登奄白石巳而我軍四集營火燭天應龍益懼遣遞
降書綎斬使焚書應龍窘甚彷徨大泣謂妻子曰吾等自
為計吾不能復顧汝矣遂同二愛妾盡室縊死且自焚我
師生擒朝棟及妻田氏并餘黨百餘人獻俘闕下梟首傳
首九邊遂以其地為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
○時礦使四出南京守備太監下廬州府問六安州礦有
無狀合肥又蔡悉敎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合有礦高皇帝
恐人盜採有傷陵脈故六安衛官持重巡山之任不敢妄
議開取奉旨凡係皇陵來脈俱不許開采是廬鳳一帶得
免騷動○[illegible]二十九年武昌民變圍稅使陳奉奉逃匿
楚王府遂殺委官六人投之江詔命降知府知縣為民○
蘇州饑民倡義毆殺稅使委官七人○冊立皇長子常洛

妖書

為皇太子○壬寅三十年上偶失豫遽召輔臣沈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及罷礦稅起廢釋逮諸事一貫呼萬歲出翌日上安悔之復索前諭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豈可反汗上怒欲手刃之義不為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深嗟之○禮部給事張問達奏稱耶士李贄作言乖僻所著藏書焚書惑世誣民寄居麻城謂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引士人妻女若任讀亂倫常莫此為甚詔逮繫獄火其所著書贄尋自剄死贄溫陵人以舉人仕至姚安知府有異政○稅監潘相毆辱江西宗室○內侍辱侍郎敖文禎於宣武門詔司禮監查治○癸卯三十一年時各處稅監進金銀珠寶於內庫者相繼於道路連年不息禮部侍郎郭正域上疏勸上法祖安民収回稅監不報○有投遞匿名書於各門署者大約言鄭貴妃欲危太子事題曰續憂危竑議事聞上大怒中外危疑章上志素定方發捕時召皇太子大拜諭曰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我的

慈心愛汝是知道汝的孝友我亦知道此○逆惡逆理奸書
離間我父子兄弟動搖天下也曰出御筆所寫訓諭一冊
賜之曰細看謂則知我立心也傳時上淚下皇太子齊含
淚叩頭謝去○特捕妖書甚急廠下令大索給事錢夢皋阿
一貫意旨指郭正域且及輔臣沈鯉發卒圍正域舟捕其
僕隷乳媼皆下獄考訊無所得及劉鯉第長安中無敢偶
語吴江人沈令譽以起似捕合并捕高僧達觀棄市特連
慘甚最後得皦生光顛皆郎李廷機尚書趙世卿勸諮訖
一貫及卿安沈務力持之始具獄磔皦生光於市生光係
順天無生性險賊以詐余坐戍大同赦歸不悛然妖書實
非生光第其人可死故人不憐之後中書舍人趙士禎疾
篤自言為此肉碎落如磔○甲辰三十二年兩廣總督戴
燿極言中官采珠之害○大雨都城崩戶部尚書趙世卿
諫曰礦稅貂璫掘墳墓奸子女侮官虐民成何世界皇上
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時日以繼日更待何日也○都給

事田大益疏曰皇上邇來亂政不減六代變亂泣陳而皇上堅塞兩耳不肎一聽倘一旦亂作安危且不可必尚何金玉玩好之有哉○乙巳三十三年考察京官主察當屬吏部侍郎楊時喬尚洗一貫慾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爲論籍籍給事錢夢皐當外補特旨留用於是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等後先論一貫權奸誤國否上旨元珍等俱謫外○時有吳中布衣在一貫坐夢皐識之曰昔之山人爲山中閒人今之山人爲山外遊人布衣對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一坐咍然○歸烈婦陳氏卒烈婦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來婦二年而善世死婦哭拔劍欲自裁母抱持奪劍婦謂母曰兒必死業已許夫矣自誓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曰趣市棺我婦人死郎殯不可露尸竟自經死○京師地震○丙午三十四年內官楊榮在雲南殘害軍民爲指揮賀世勳韓光大

糾衆焚燒其第殺之上聞大怒輔臣朱賡奏云陛下無以
一人故変動一方旣而有言榮不足惜止捕首事世勛於
獄○除夕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覲官書帕開宴打
鬧兵部侍郎楊時喬李廷機副都詹沂三人清寂可念○鳳
陽人劉天叙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歷鄉村募化妄言
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生三世有納錢者
来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陌上呼而視之曰来生當
爲后妃遂聚衆行淫南京衛軍某者頗黠虐禮爲師講識
其術屢迫天叙計窮乃謀曰南京有奇處指殺見盡何
暇試法益借此將来間逸去法軍得其情即告之操江等侶
門時長至南京百官當詣孝陵上香將出城兵部忽傳城
外有反賊窮餘人乘上陵殺諸司呂據城僭號急發兵捕
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爲首者劉天叙也事聞語磔一人
斬一人餘俱遣戍故事戍者必立枷枷者多死都御史丁
賓念皆無知愚人搭蓬與坐飲食之餘人乃得全活○

丁未三十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京城守門內官藏穀奏
與知縣○尚書趙世卿奏言用人各有職掌冢宰無所不
統而推擇司官只倚耳目於各郡殊非六卿率屬之意○
輔臣朱賡請止礦稅疏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
流離瑣尾無非感恃臣等之恢乃者齎捧官來即說礦稅
各處書來開緘而知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
塞抵對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謊自上於章疏
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臨時戶外羅無對
案之冤家日日階前列乎欠錢之債主按劒相視評語相
加輔相之地真苦海矣○戊申三十六年南京大水禾黎
侵無○遼東前屯兵變欲殺稅使高淮不果侍郎楊時喬
力言達酋叵測遼左重困有旨撤高淮回京○袁酋來違
大入寇總兵杜松率兵從寧遠長山出擣其巢獲級頗衆
○己酉三十七年正月達虜在邊講賞而民間訛傳警至
街肆喧擾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攜幼爭入城避難因

三十八年八月 南京太廟災 御刻日梧上 書請追崇 建文立廟祀 復其年號詔 表出陵墉 代錄與安太 廟觀衍甚 立一廟歲 享祀劉

而九門晝閉○閣臣葉向高奏言承平無事入主常視士
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
輕至於士大夫以官爲輕則其禍不忍言矣乞將吏部推
選諸臣亟賜簡拔○遼東地震○山西大旱○庚戌三十
八年葉向高疏請東宮講學○辛亥三十九年京城大水
霖雨漂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輿馬不能
行○皇貴妃王氏薨秘不外傳越四日閣臣知之爲請乃
宣旣而蘐引無期禮臣屢請擇地未蒙允發閣臣曰言李
貴妃墳地原有九穴可并葬○戶部尚書趙世卿乞歸久
候不得命竟歸○壬子四十年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
郊○內使辱毆駙馬冉興讓於大明門外興讓及擬旨官
罰之鳳各疏奏辨皆不報興讓冒冠帶長安左門而述上
大怒下詔切責差錦衣官尋訪奪興讓父官罰薮伺官俸
○皇貴妃發引○御史過庭訓言自東林之名立而耳目
見聞各有漂流殺我居真君子誰甘爲小人○吏部張延登

奏陳與黨以論謂論人者不必為一網打盡之詳論於人
者不必為之窟藏身之計竊亂者亦不必為黨同伐異之
舉○癸丑四十一年羣臣合辭上請福王之國鄭貴妃所
生皇三子也○武人王日乾訐奏奸人孔學與鄭貴妃宮
中姜內相歃血請妖人王三詔至家咀呪太子又刻木為
太后皇上像釘其目語多涉鄭貴妃福王葉向高奏曰臣
訪得王日乾孔學等皆京城光棍此事大類往年妖書但
妖書匿名無可究治故難處置今告者與被告者皆見在
法司一審其情立見伏惟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
惶一或張皇則中外紛擾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捐
一條性命乃國家所損多矣上先覽日乾疏大怒彷徨莫
知所處至掀翻御案已見向高疏默然齊容將揭疏積藏
之尋以他事下日乾於獄索宮遣取閣揭向高曰皇上覽
不問則殿下亦無慮更覽皇太子深然之已而似高復密
請速令福王之國上納之○福王上疏請藏庄田勅諭內

梃擊

閔崇駿○皇太后有疾不豫帝日夜恭侍藥餌又復虔禱
穹蒼願以身代孝誠感格果獲康愈群臣賀慶奉使○
釋論朝鮮王邦才下犯時於詔獄三人皆就監所証奏也
先是葉向高疏請釋放故有是命○萬曆四十二年皇太
后崩○福王之國河南○萬曆四十三年五月驀有男子
闖入東宮以梃掊仆守門内侍一人衆因執之皇太子親
奏送部鞫審是犯名張差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跡涉風魔
貌似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為風癲提牢官王之寀
重加詳問吉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太監處語多涉鄭國
泰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駕幸慈寧宮召皇子
及次孫低坐皇太子侍右三皇孫雁立階下悉召百官入
見上曰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留事果欲何
與外庭有許多閑說你每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
適見刑部問的招情止將本内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
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一人以傷天和

張差挺手東宮事件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考訊奸人竭情敗露急欲殺差往
寀而諸臣左袒者如御史劉廷元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因緣掩覆方主瘋癲之說
之寀因瘋癲二字觀星眼天下萬世哉五六字爲法學矣不敢爲亂賊畏徽
因令絕差食二日乃置飯於庭呼差視之謂曰若欲飯乎曰然之寀留識而
與食誰與瘋癲者識供吐實情蓋飯畢差乃出而復稍稍及劉成龐保[illegible]
豎失須訊之乃盡以所謀告者如椒戚鄭國泰及黃花山園丁三十六部
頭等公案乃但以白上聞而一時主瘋癲者遂該塞殺之寀之禍自此致矣
先是當遷者咸側目之寀遂決去殺差滅口並重罪之寀以安主瘋癲者
者廷臣十八人會鞫以口供原檄一十八件乃經言以奠恐有三字盡皆抹撤矣嗚呼
恩試工科給事中何士晉上疏曰逞兇張差持梃突入慈慶宮直逼前殿者東

春正月建州
僭號改元天
命

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於
衆中忠愛激切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天子極仁孝固匪聯
稍後聲高上聞之不甚悉誤以爲別有爭執大怒命中涓
豎下遂下光復獄上怒稍夷又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
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於此時更置至
今長成人何疑耶又顧問皇太子曰你有何語一同說來
太子曰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
何等親愛爾等無聽流言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
上悦同令群臣出尋誅張差於市事遂寢於是罷王之寀
官補何士晉於外釋馬三道等○命相畀宮生母皇貴妃
墳○丙辰四十四年會試放榜從第一名沈同和第六名
趙鳴陽俱以弊竇除名時人謠曰丙辰會錄斷絕六通
最有才名士林嗟之○丁巳四十五年太常卿林學曾等
公疏請釋劉光復允○鎮撫司缺理刑官日久無人問
獄監犯淹繫冤死之家屬百餘人聚哭長安門外○汪南鼠

異自五月下旬起午至戌羣鴉尾渡江向南穴處食苗
四十六年四月清兵伴令諸夷赴撫順市潛以勁
兵踵襲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已以漢字傳檄清河言
有七事可恨都御史李維翰趣總兵張承胤發師應援
清兵僞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胤戰歿全軍覆
沒京師震動○上特起廢將李如栢總遼鎭兵又徵廢將
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以楊鎬爲兵部
侍郎代張維翰爲巡撫經略諸邊賜劒一以重事權
張維翰革職爲民○清兵復從鴉鶻關入圍清和參將
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敵冒矜控墻因積
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叛人李永芳招脇時永芳已降
清綸奴遂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陷自三岔至孤山并遭
焚燬○經略楊鎬聞敵卑騎赴河東毀陽寬奠衆望風遁
乃斬千總陳大道等以徇議從寬奠子旻於遼陽○時東
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震報相踵

○國朝四十七年崇禎遼師征調雲集上以經畧奏罷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部馳議方畧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經略楊鎬既決策乃誓師遼陽分四路進兵時師期不秘出路幾泄清兵得預爲之備既而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其營趨利半渡敵萬餘忽遮截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而死師俱殲焉馬林改從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敵乘勝來攻亦敗績劉綎獨統兵馬家寨口深入二百餘里克十餘寨敵敗詭爲漢卒裝誘綎至重圍夾攻我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俱沒唯清和一路李如柏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鬪於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識者預知爲敗徵及敗至上舉朝氣索○上令督撫汪可受移駐山海關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贊畫○本兵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以募戰士上允發四十萬兩○清兵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躪鐵嶺撫安堡已而復擁數萬騎從靜安

堡入乘虛直破開原○上超擢熊廷弼僉都御史兵部
侍郎代楊鎬經略廷弼疏請決策收復開原上賜劍令刻
期往單廷弼單騎就道司業張銓請遣京營兵三千壯其
行竟不及從○清兵復從三岔堡入寇攻鐵嶺陷史城
騎盡自開原既克瀋鐵遂窺一空遼兵間諜所在內應而
我偵騎甚疏聞敵騰落散堅城應時立破○經略熊廷弼
入遼陽斬罷逃將擊劉遇節等設壇親祭撫清開鐵死事
軍民且諭以出關必復意復詔度各險要就宜請置兵
將突策守遼陽挑濠築垣借水為防於是遼陽稍有生氣
○逮治楊鎬李如柏候勘○遣給事姚宗文查閱撫遼兵
馬時一自二關俱為清兵陷沒宗文因訪其部落聞金台
吉有男得力革酋藏於敵寨而得力革二女長速不他嫁別
部腦毛大孫韋河兒寨次女根兒嫁虎兒憨免甘憨會虎兒質挾
賞乃傳諭腦毛大及虎兒憨當同仇之意特給二女四千金
示優恤以摩其意并請萬金白王廟○[illegible]四[illegible]年釋

上用御史楊鶴言以熊廷弼爲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代楊鎬經略遼東賜尚

方劍廷弼以八月初三度關整頓軍餘築城浚濠修守待戰邊事以定 劉策 熊傳

御史劉光復爲民」清兵兼經畧閻邉離遼陽復以
萬爵縣撫閔萬騎從京州堡突入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
國柱設防瀋陽却之○七月十四日上崩司禮傳皇太子
令旨說與督理通灣等處稅監張燁馬堂胡賓等知道先
年開礦抽稅爲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
近因遼東敵人有警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粮今將礦
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着撤回○又傳令旨發銀二百萬兩
解赴九邊犒賞○又傳令旨遵父皇遺言封皇貴妃鄭
氏爲皇后禮部以爲無例奏乞寢之
光宗貞皇帝 諱常洛神宗長子在位一月
庚申 泰昌元年八月朔皇太子常洛即皇帝位○復王昺
駙馬都尉先是昺疏救劉光復革職爲民至是輔臣方從
哲請復其官從之○記陞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
寺丞○科臣惠世揚奏曰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之
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科臣周朝瑞奏言慎初

三要內請停止金花銀兩上曰金花銀兩係舊制進內闈
朝端要譽妄言着降一級調外用○御史張潑奏請祖宗
官內外兼用○吏部請冊立東宮上曰遵遺詔於釋服後舉
行○以袁應泰巡撫遼東○初十日上不豫○詔肅朝儀
上臨朝見大臣有班後隨從執灑金大扇者駕回復聞嚴
班官於會極門高聲唱道上不指其人但論閣臣朝儀豈
容褻慢後當申飭○御史史永安疏陳交濟之道謂人臣
所當自靖者有二一嚴章奏之體夫詞尚體要自古重之
況章奏乎惟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遂其事而
止如舉劾一人無濫射覆俾萬機之下一覽無餘則聽者
樂聽矣一言官之設欲因事而納言非欲言而索事泛而
涉之為支強而聒之為躁不當言則緘可守當言則鍼可
拙大抵言與於利宗社不必矜名鄭言期裨明國是不必
附名流俾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則得矣
所望於當寧者亦有二人君尊如天明如日言則和風濡

雨怒則震霆迅雷形之章奏欲言者十不得七徒之而奏
所言者十不得三是陛下之威宜霽也昔設鐘建鼓周非
求言惟揚善隱惡躬成大智於數十疏而得一疏即為可
采之詩菲菲芊芊百言而得一言是亦可備之藥石聽其所
可聽置其所不可聽是無收之益宜弘也上嘉納之○十六
日上不豫視朝群臣詣宮門問安傳諭朕今日頭目眩暈
四肢軟弱不能動履且回各衙門辦事待召御醫許弄召
卿等來見○欽點閣臣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復命召舊輔
葉向高○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
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部臣臺臣各上書元
輔請調護聖躬冊立東宮刑部主事孫朝肅徐世儀略
云閣下知聖躬所以違和之故乎以煩勞而致猶可言也
若以不防謹而致不可言也閣下不知而悠悠忽忽失防
慎於初猶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觀置清宮闈之隱蠱似
負先帝之托更不可言也九廟有靈天下忠臣義士有膽

願陛下熟思之也今爲陛下計惟有亟請皇上曰亟冊立
東宮而已○御史鄭宗周揭稱欲安聖躬則以亟請召儒見
擇醫爲第一義欲安皇長子則速行冊立遠移慈慶宮爲
第一義防微社漸使宵小知外廷之有人有所忌而不敢
逞此乃安危呼吸之機也○元輔方從哲揭候萬安曰昔
人治一病以吾服藥保養爲上策蓋欲寡心清元氣自固勝
藥餌之功奚止百倍倘用藥不當致有別傷害反不可言
矣○上諭禮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如封皇后○上又
諭選侍李氏侍朕勤勞撫皇長子如親生厥功懋焉著封
爲皇貴妃○科臣楊漣奏論崔文昇用藥之誤曰醫家有
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以皇上日日萬幾羸憊衰痛精神
頓瞀於法正宜清補文昇何反投以相伐之劑遂令聖體
一旦至此然則外傳流言曰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
文昇藉口以蓋其誤國之奸文昇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
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又論鄭貴妃封后事曰夫禮

紅丸　移宮

上尊稱必有其名尊之以嫡母則於大行皇后有碍尊之
以生母則於本生皇后有碍貴妃誠思聖母配天育君辛
苦劬勞垂四十年秋並崇與皇后二字貴妃今日奉新恩
已隆早無遲奈何又生此一不可崩之妄念哉○二十六日
上疾大漸召閣部大臣面諭速封李選侍○刑科魏應嘉
請正李如栢李如楨逗遛誤國之罪○給事中李如珪奏
冊封選侍當在四大禮之後○二十九日召見方從哲等
十三員於乾清宮上乃諭冊立皇貴妃復傳皇長子諭羣
臣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
上自指曰是朕壽宮羣臣退是日李可灼進藥紅鉛丸○九月朔
上崩大學士方從哲率諸臣哭臨畢即請叩見皇長子良久
未出諸臣力請之皇長子始出諸臣遂擁皇長子至文華
殿即正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
即日登極請奉令旨例行諸臣始退○時皇長子御慈慶
宮李選侍猶住乾清宮未移御史左光斗奏請正名位言

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李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復見於今矣○時登極已定初六至初五日李選侍猶未移宮給事楊漣奏請勅選侍立刻移宮曰祖宗之宗社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今旣奉移宮明旨若復擇吉號延豈眞欲中外之共主遜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皆謂李進忠擅開寶庫盜取珍玩豈必欲盡取屢朝之蓄而後出宮乎折借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以今日天地神明之共主卽皇祖與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生母無妄恃舊怒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無天下孰能干之前鄭貴妃亦以保護先帝爲名不離乾清左右雖先帝聖鑑隨卽遣去而病體所以沈痼醫藥所以亂投人言籍籍至今

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此移宮一事斷在今
日疏上李選侍乃移宮仁壽殿○御史王安舜奏參李可
灼進紅丸罪伏曰臣接邸報見今之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
三表禮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以堂堂聖體而敢以無方
無製之藥駕言金丹此等妖人直當罪以妖術惑人之罪輕
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格果酬其藥
價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回生乎不過借此一舉以
塞外廷之議論也奉令旨李可灼進藥不効殊失敬愼但
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御史鄭宗周奏請下
崔文昇法司嚴鞫言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愼致先帝登
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怨恫即使無心亦當寸
斬以謝九廟旣而南北科道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之罪
曰皇長子由校即皇帝位○給事中惠世揚奏參方從哲
十罪三可殺言獨相七年妬賢誤國罪一失誤哭臨罪二
挺擊靑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

殺人罪五阻抑言官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
催戰斷送全師罪八徇情罔上罪九代營推缺辱國殃民
罪十鄭貴妃封后之舉滿朝爭執從哲兩可其間非先帝
明示輟止階之爲禍不可忍言是無君當誅者一李選侍
抗先聖母爲人臣子不共戴一天從哲獨非人臣乎又受劉
遜李進忠等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欲封爲貴妃滅絕人
臣禮至此已昇無君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劑損
先帝科道論之從哲乃代擬出脫律趙看之不討賊又何
辭於弑君之罪乎是無君當誅者三上責以輕詆大臣有
傷國體○方從哲屢疏乞休一年允○御史顧慥奏曰經略
熊廷弼出關踰年戰守豈無定策乃虜輒出報和未聞我
兵以一矢相加遣始稍曰無兵無餉今千餘萬之師雲集
百餘萬之金立發而今日曰敵將犯搶明日曰我當戒嚴
已復一日長此安窮既而御史馮三元復論熊廷弼無謀
者八欺君者三御史張脩德科臣魏應科俱前後有疏論

之科臣楊漣奏曰請經畧吉終難持疑兵功歸經略若宋
難播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一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
振張爲全遼無策臣今爲廷弼有二策廣收群策紀圖後
効以報君父是一策也繳還上方求賢速代又一策也若
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勘至於局量信當而遼陽已了當
矣於是熊廷弼上疏求勘并請勅滿三元張脩德往遼查
勘事體有無敝壞疏畧曰遼師三路覆没職始驅羸卒數
百人蹌踉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中外文武軍
民咸謂遼必亡亡甚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
己爲存地恭安者舉朝帖席而卧也此必非吾操練一不部
署專尚工作者所能致也至細職擁兵十餘萬不能大入
大創小入小創部將擒王而殃民蹙地爲敵人所笑誠有
如所嘆若第言斬將擒王於此目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
令前催而張郎猶命焉已催而三路喪師職於今日何敢
輕率而欲大入一大創小入小創且將各路精兵三萬請三四

萬衆成一川士之勢然後進取亦未為晚而非今日病臣罪
臣所能及也惟亟遣才望勿誤撓封疆乃為急着上有旨
熊廷弼回籍聽有勘即命魏應嘉張脩德馮三元往遼查勘熊
廷弼[illegible]楊漣奏請勘事多遣言官使勘者即言者
得無真心誰肯報上乃改命兵科朱童蒙往○以巡撫袁應
泰經略遼東代熊廷弼之任兼署熊廷弼將其在查一年招
輯入民收復城堡催調兵馬錢糧打造器械等項之功細查
數目上疏交代曰臣蒙恩回籍聽勘即可行矣但其至者諸臣
叅臣以破壞遼遺他人臣不得不將應代要情一一清之於
皇上與新撫臣交代憑明白立案而去然此諸事何件非臣
大聲疾呼力爭口斷所得來何一事非臣廢寢忘餐吐血嘔
肝所幹辦一切地方艱難之事皆遼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三一
年而官之而若臣者亦難矣夫年來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
而第憑揣摩緩急以為說前冬士大春敵則冰雪稍緩撤
開兵熊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欲熊嘿口不敢道一戰

字比見賊收拾纔定而慨然曾又復閑然急急責戰矣無竟
倭人觀場有何真見至於用杜松用李如柏李如楨裁巡撫
添巡撫起資書用閣料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詞嘗有一劾
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彼既處以地着重擔自能區處停妥
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切從執艴然怒若此後議論不
省則經略必無所措手足矣此臣爲經略與封疆幷國家慮
者也○陝西河淸二日○時李進忠等因盜寶下法司株連
無已議者恐及李選侍御史賈繼春乃上書輔臣曰選侍縱
非淑德而亦婦人女子之常獨不看先帝彌留之際親諭諸
臣欲尋舊事草木感傷而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愛姬乎顧
閤下宛曲調護令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則先帝
含笑九原矣既而御史左光斗上疏請安選侍曰選侍旣移
宮之後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
則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上乃諭內閣曰李選侍恃寵屢行氣
毆聖母以致懷憤崩逝使朕抱終天之痛前皇考病篤大臣問

安李遴侍衛扶朕就使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頤顔口得至今
尚含春赦曰避李氏其母惡暫居於慈慶宮李氏又差李進忠
等傳每日奏先奉養我者過方與朕覺朕思祖宗家法宮
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噦鸞宮月分年例供
給俱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謠言亦知
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怠也其李進忠等俱係盜庫首犯自
干憲典豈謂株連故諭爾從指以事關宮闈不宜輕泄復行
封進上又諭曰李氏平昔過惡多端無從盡悉朕意未伸人
言不白着即行嚴抄○楊漣參本兵黃嘉善八大罪已竟罷
之○上以山陵襄事勤勞特留禮部尚書孫如游入閣辦事
御史賈繼春安伸田彬等合疏糾駁曰宰相乃第一等官必明付
還推公協贊論而後宣麻有色拜命無顔孫如游龍鍾首年
熟軟無骨即曰夫典勤勞乃事職分內事何足以三公為充賞
之具九重結獨契之知乞收回成命而登庸之典始重○給
事趙時用奏言今日之事有議論已定而不必退尋者門戶

是也有議論未定而不當爭鬪者勘違是也有儀文宜急
而不可不行者也因是也有急之甚緩而不可不精者練兵是
也有至重至大而當執其敬者郊廟之禮是也有至鄙至汚
而不可寬其議者禮卿之入閣是也○初移宮登極之際楊左
力居多一時忌之李進忠等復營脫罪遂流言李選侍共汚
謂當日君處之過當楊漣因上疏自陳移宮始末曰憶先帝
憑几之時群臣叩寧請皇上要緊吿語時選侍忽從閒幔中手挽
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
及龍馭上賓此時主君爲急臣等急於請見而守宮門內侍乃
有持挺不容入者臣冒犯忿言與爭乃得捧龍軒至文華殿
行嵩呼禮及議皇上宜歸何宮有請即當拒之選侍者臣思選
侍如可托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托皇上必深
知之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聖駕果經歸慈慶宮矣御極已定
初六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臣是以有正名位之疏並參及李
進忠等至本日移宮臣隨向諸大臣言移宮自移宮登禮自[illegible]

禮豈必兩若相濟而後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大抵主上初齡方處
居未寧社稷為重則寵愛為輕及宸居已定既盡防危之患即
慮體皇上如天之度懲前慮後時日宜然九廟神靈鑒此血忱
誠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況近奉聖諭於選侍居食恩
禮有加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擢倡選侍跣跼踉蹌
自刎投繯并捏稱皇八妹失所乎於投井者或傳寺處罪璫過甚
者使夙夜憂時之士誤聽收為一時感嘆之資忍作此日不白之冤案
有關係匪不獨在臣臣安敢無言上曰登極移宮事情大小臣工共
見乃極公極正極真極切閱覽奏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群
疑楊漣志安社稷忠直可嘉既而上復詔暴李選侍欄阻出詔齒
崩而蒞政遇惡及導先帝遺愛奉養選侍優厚之心切責臣
下之私於李黨者〇太學士方從哲乞歸允之〇都給事楊漣
乞歸允之〇詔自泰年八月初一日以至十二月終改元泰昌是
光宗登極詔以明年為泰昌及熹宗登極亦詔明年為天啟詔
已頒尚未改元之議方起群臣曲存之並定此詔頒明紀卷之六

熹宗哲皇帝 諱由校光宗長子在位七年

辛酉天啓元年經畧袁應泰備請兵馬錢粮并議復撫順

○先是選婚太監童請勘合禮科李若珪抄參駁之旣而罰俸若珪又上疏求去曰臣恐此輩騷擾驛路故據疏抄參況過其寵渠反示矜以箝言官之口天下事尚可言哉言官有言責今不得其言實言官有氣節而今爲中官辱矣不得其言則去又況辱其身乎一官可棄七尺可捐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屈不知者或謂職爲罰俸而去則不諒之甚也○御史潘雲翼請留部科諸臣先責黃克纘以不可去之義繼謂楊漣以無罪去國殊令忠臣扼腕李若珪以抄參引義更令言官短氣○發內帑五十萬兩遣東充餉○六月星逆入井宿○上御文華門諸臣行禮畢癸入有直駕校尉闖出西班喊稱保駕栗遲公主宥罪二宗者得錦衣衛拿下身邊搜出木牌一面前書關張劉備孔明先

生誚六祖劉伯温等語背書遼東一處亂眞天一是替天
行道二是替老祖傳法等語又手持揭帖一扣上言鳳陽
府亳州馬求二里七家民張道安四十一歲等語貌似顚
狂語無倫次奉旨下鎭撫司打問○遼東巡撫薛國用請
復遼東科舉○兵科薛奏敵謀叵測曰臣見正月乎遼
東總兵李光榮有接降眞夷早職阻攔賀總兵放進之報
越二日又有賀總兵放進收留安插之報二日中又有并
黃把都兒索我投降夷人之報臣因而嘆曰甚哉此放降
夷也何其輕也遼東之氣已矣何至今方因饑開敵騎兩月
絶跡而西夷降者廣至保無借逕乎西夷居草野嗅腥膻
是其性若有如許牛羊車輛何處畜牧彼方乃遠來投我
據報夷人五六千此非一日一夜冥冥悄悄而來彼中部
落豈不覺知尾而識之而首胡寂寂今乃猎猎狙伏羊狼
戾自古難馴今李總兵攔阻之則寂然無譁賀總兵收進
之又帖然奉命臣不能無疑卽降者眞矣而狼子野心其

可無慮彼旣窮困而降我必恣其谿食貪軍餉尙甫合鬪虎
腹何時得飽塘報云丑不許收我投降達子虎方伏激之
使怒恐樹怨郞在於樹恩一降夷也如何賀世賢收李光
榮不收賀世賢果能時其飢飽以虎攻夷乎此當問之經
略者○御史周宗建奏遼事之壞不壞於無兵無餉而壞
於經略將帥之無人而獨壞於大臣之無識何也方撫順
失事特旨楊鎬與時修我封疆俟其再入殲之境上此定
着也乃一言督戰全銳俱亡則宰相無識誤之也旣而起
熊廷弼於田間廷弼決計自强鑿壕峻堞使人有固志而
城瀋陽者奏集殺敵人心起而不敢深入臣以爲得計
而閣視一遷復亂人意徒使去一經臣而或戰或守尙無
定算則又宰相無識誤之也今日新臣事受臣計此時誰
有固其膽志守廷弼已殺之魂絶敵人中王之市使彼退
則愛於饑疫進不致於大掠時之幾許敵無大剝使敵日易
心希中國市賞之利而悔禍永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定

着也乃當國者漫然不見一壬詩人言兵十八萬則亦曰
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亦曰九百萬隨人高下一無短長
天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談天下事哉敵以新銳之強儼然
天敵而謂二三年可結局臣不信也即使今不入犯而其
入犯者仍在也即更三五年未必長驅而其可長驅者仍
在也今現兵十四萬即使再如十四萬而敵人之勦絶終
不敢必也為相臣者誠知大勢以定議持之不妨明示經
臣以保守則雖盈廷紛議而堅不動也夫此堅不動者則
大臣謀國之遠識也既去此敵退邊言進戰敵來便思退
避不幾為趙宋之覆轍也哉自今以往以言議兵而十三
萬之外益以一萬餘之家丁更無煩再議也以言議餉五
百萬之加詠大略相當以言用人熊廷弼等皆可備緩急
也又今日之定着也上然之下部議○三法司會審楊
鎬李如楨等皆失誤軍機各斬上依擬○陳榮達寧人毋
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忽聞舌舐可愈目疾為之日舐

鼓十遍毋一朝窖然開視又隣火及廬榮徑外奔救抱母
號哭領吏風瓦毋得無恙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没榮與母
西地隨流各附一木潮達岸卒遇其母官舫郡守夜夢神
告次午孝子附舟郡守艤舟待至日中一木泝岸視之則
陳榮也郡守驚詰何以孝感動天榮曰予何知孝惟不敢
忘母而已○經略袁應泰奏應援太緩○兵科紫童蒙勘
遼事回奏曰熊廷弼有揮霍之雄才任事纔十餘月耳而
遼陽瀋顧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亡之今至奉集瀋陽二空城
今且儼然重鎮矣民安於居商旅絡於途而後之人訶之
為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無法而思謂數萬
生靈啓廷弼一城所留惟是殺擄一節以爭多寡獨不思
邊疆凡有殺擄律令但論失事不計數目然則廷弼之罪
皆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習怠緩性
不急則工不成況又非常之原黎民駭咢凡借磚於鄰居
乘木發園林拆屋於墳墓似乎爭民施奪甚者督工刻期

豢縉紳青衿役無割豈能無騰謗聲乎諸言官得之風聞
遂臚傳入告矣上曰然廷弼方保危城功高可泯曰言求
去情有可原仍議及呼起用爲勞臣任事者勸○瀋遼相
繼而陷先是敵人傾巢而來夜半度渾河深入陵瀋陽川
兵周敦吉欲直前薄敵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攻可以成功
旣而賀世賢開門殺出與李永芳合向瀋陽陷諸將並潰
激曰我輩不能殺敵救瀋在此三年何爲石柱司秦邦屛
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而敵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
勇斬敵落馬者二三千人敵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後敵益
衆諸軍飢疲不支遂被圍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屛皆戰
死而敵衆遂深入圍遼陽經臣袁應泰親自出城督戰互
有勝負旣而敵分兵攻小西門馬達部攻東門經臣見
退入城與按臣張銓東西分守敵勢益衆監軍牛維曜從
小南門突圍被敵斫射落水扶傷而走城中火器幾窨經
臣與按臣及分守道向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

經臣曰泰徵不才尙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閫外寄
尙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已而敵并攻益急小西門
火起敵人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迎之者城內大亂經臣
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死之何廷魁
携其二妾二女投井而後殺之監軍崔儒秀自縊於都司
堂上敵人入城人皆剃頭隨順敵又傳諭各處歸順獨東
山礦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匠者羣擊殺之事聞京
師大震○上震怒下詔切責中外臣工○起兵部左侍郎
熊廷弼仍前經略○張倚德爲三元魏應嘉合降二級調
外以前論熊廷弼也○科臣黃衣伏誅衣廣寧人原任通
判收擢於遼遼陷乃剃頭歸敵李永芳引見敵長敵長以
大紅蟒衣之與騾一頭招搖過市盡以其身爲指也撫臣
捕得之梟於市人心快之○刑部侍郎鄒元標疏請理財
曰昔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爲第一義衆皆訟之不知
此迂儒之見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爲富強今國家

衰弱又當以富強爲仁義然理財而舍屯田鹽法水利三
項即乘孔無以籌矣○遼東巡撫薛國用以病辭免以參
議王化貞代之○礫夫送劉保於市保遼陽人素與李永
芳通好每月傳通郎報至是事露被獲伏誅○再發帑金
二百萬兩充餉○遼東死節諸臣張銓崔儒秀何廷魁奏
邦屛等各贈官恤蔭有差○督臣文球咨送降夷二百八
十名轉發西鎭安插御史江秉謙糾之謂文球闇弱擅
在疆未聞如何運用乃収納降夷復蹈袁應泰之轍何哉
○畿輔久旱上於宮中虔禱夜半甘雨千里○詔加奉聖
夫人客氏恩典禮部奏無例可加上怒以責之已而恕是
祖戴聖夫人余氏例伊男加陞錦衣衛指揮○經略熊廷
弼至京奏定先着曰以遼論則三岔廣寧爲先着以京師
論則山海關爲先着以恢復論則廣寧登萊天津三路爲
先着人憑兵餉戰具宜盡力全用於與山一乏敵自不能
飛越京師自可安枕而紛紛留兵募兵等甚壕池以護京

師爲名者皆奸也上納之賜尚方劒一品服仍賜宴命大
臣陪餞禮數特隆○御史李日宣奏請宗生及孔子後裔
於大省加額中二人上從之○降太監王安爲淨軍魏忠
賢害之也○鎭江奏捷先是標下游擊毛文龍奉遼撫王
化貞命赴河東三十處招降叛逆隨安撫豬島廣鹿島等數
處因聞鎭江敵兵止千餘壯勇又各出抄刼遂與遼東避
難生員王一寧等率兵三百餘人雞鳴薄城下又先暗通
鎭江中軍陳良策爲內應於是內外夾攻敵首膽落西奔
擒其將游擊頭目等其餘斬獲殆盡文龍隨進城安撫百
姓因請兵糧接濟王化貞以聞上命速發兵糧接濟兼陞
賞毛文龍等○陝西有黑牛產麒麟○給奉聖夫人客氏
墳地二十頃御史王心一奏曰臣聞明主恩不先於至近
近見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香火之地二則謂魏進忠侍
衛之功夫梓宮未殯而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強
入進忠之勤勞於禮爲不順于漸爲失宜聖德無瑕恐有

此累則不便之甚上切責之○免湖廣災傷田租○鎮江復陷先是毛文龍等潛襲得之至是敵酋大發兵三四萬来毛文龍衆寡不敵遂走入朝鮮避之城復陷于敵○熊廷弼原議廣寧登萊天津三方並進時王化貞誤信平人之助而力主進戰太兵張鶴鳴然之熊廷弼不能有為因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臣宣廷不敢往此變局重擔臣行府與撫臣為因虎酋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如事尚未偕且自據守以待明年各鎮兵馬来完津萊策應稍完三方並進一鼓直前西虜助與不助皆可不必此守之說也今樞臣曰賊指秋言從容坐待其来殺無幸矣撫臣曰此時過河我氣自倍雖少可以成功此主進者也夫敵從容整備已數十年於此生待其来固無幸而待敵以毫無從容整備之我以往獨有幸乎凡此皆蹉跎所難矣○総事侯震暘請出客氏不聽既而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相繼疏論客氏上怒俱降二級調外王心一疏救亦被降調○大學

天啓辛酉京師建首善書院副都御史馮從吾左都御史鄒元標爲善類所倚

倡主首善書院幷同志講學其中蓋因東事孔棘群情未固士大夫不知死倨

抱頭鼠竄者踵相接欲倡以忠義喚起親上死長之心非徒建旗鼓號召

同志也而群小已側目矣 啓禎野乘 馮恭定傳

士兼向高遂次聞毛文龍收復鎮江曰上疏曰遼東之失
似在知正而不知奇今毛文龍出舉稍得用奇之法當廣
為救援以固人心即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尤其失策後將
無復敢出一奇以破敵也曰奸徒陳有繼等借議餉倡言
開礦上曰前者戶部言榷稅朕尚不忍小民重苦今奈何
又以開礦啓釁命嚴罪之○經略熊廷弼奏曰頃見兵部
上疏要臣提兵出關臣敢不出惟是經略一出觀望非輕
西人視以為輕重東敵覘以為進退兵將視以為勇怯樞
臣第知經略一出足以鎮定人心不知無一兵之經略出
關適足搖動人心也前留援兵三千已盡出關矣此外無一
卒一騎不知樞臣與臣何頃兵馬出關又不知臣往廣陵
撫臣應往何地乞勅兵部速議無使擔安危之重臣徒手
出門爲敵所笑既而出關駐札右屯○套敵入犯延安圍
城三日焚殺甚衆臨去曰拿了杜總兵便罷如不拿杜總
兵過年三月大兵往上西安事聞即有議拿杜文煥者給

事蔡思充曰若將爲敵所忌乎曰必非媚敵者若固謾言
西撫所忌則大制之去留皆敵操之如國體何文煥始從
輕議○四川蔺賊奢崇明倡亂遂據重慶已而復陷遵義
一方震驚○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時敵厚
遣秦民屏助兵秦氏斬使留銀進兵圍重慶○天啓二
年王化貞奏辨與經臣不合之難曰臣今與皇上約臣願
請兵六萬進戰無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卽有不稱亦
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稍需時日經臣以三路盛之威那
必矣如臣言不可行乞罷專臣任經臣庶得一意討敵於
是命總兵劉渠發兵駐振武而廣寧空虛矣○兵部奉旨
會議曰大小九卿科道各有議單臣細閱之再四商確經
撫既不相容勢必專任其一夫以卑避尊當令撫臣退就
然撫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士兵必潰西人必解
體而去合無因撫臣自請便宜行事而特賜上方劍廣寧
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素著豈可遽退惟斟酌別用

賊人心不固莫有鬪志徐絕斷路以五千人守[illegible]化貞兵十三[illegible]

駐廣寧辛酉十月化貞退兵壽正月二十日赴援廣寧是日聞兵敗

二十一日畢清兵南來至鎮武化貞倉皇棄四路隨載狀逃官民牟

万餘之逃驛而西廣寧遂失化貞見廷弼于閭陽驛廷弼嗟乎寧駐冊

動而自退無入關以鼓軍民詎退賊入而化貞無入關矣 野乘 熊傳

可也○四川奢賊攻犯成都指揮周邦泰戰敗投降南御
史趙世期奏請速援川蜀速則大兵一至依附之民皆自
逃遁亂民散而亂兵之勢益孤終歸於敗而已不然久入
其黨者日衆驅虎之勢既尾大而莫掉即未入其黨者受流
離之苦亦饑寒而思動禍可勝言哉○李兵張鶴鳴自請
視師從之○敵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
急化貞招虜萬衆至邊遣同知萬有孚犒之化貞出時猶
執認敵不敢渡柳河猶欲令部將過河誘之來入以驍騎
殲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為非計乃止既而敵渡河逼西平
堡羅一貫堅守一日夜敵衆被砲擊死者甚衆乃解圍復
犯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
腹驍將也推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
渠略陣馬蹶被殺祁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還
攻西平半夜布十巨雲梯攻之竟不能下李永芳知守者
為羅一貫欲招降之一貫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貫是

好漢肯降甫守亦豎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却城中火藥盡一貫遂自刎死而[illegible]陷得功遂入廣寧疾呼軍民冝蚤剃頭歸降因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閧然爭奪門走化貞方起視書而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賊入走室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爲而所坐馬已爲心腹將竊去奪皇整行李以槖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詗止將縛之朝棟發壺拜刀蹤闘乃得出化貞旣出得功遂據城附賊廣寧旣潰化貞所招屬騎遂大肆殺掠逃軍私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遺棄幼少於道蹂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閭陽適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寧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給募戰不撤廣寧兵於振武當無今日與時兵潰之勢遂與爲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盡衆西行化貞與寧前道張應吾殿後時敵騎已東無追逼者故得綏轡以旋

總督王象乾一〻一駁放入関時按臣方震孺在廣寧尚卧
未起聞撫臣走亦單騎去各道與前後隨走惟高邦佐留
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縊死其僕高厚亦從死焉〇禮
科惠世揚參辛酉鄉試南場高如麟北場張龍勤查送擣
漸壞錢千秋皆有弊〇吏科侯震暘乞嚴沿邊守令疏曰
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兵一而民百守令勤則糧必不乏守
令果則操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
必為用故宜重守令今觀九邊郡邑大約以科貢充之平
日既不能固結其心臨變復誰與為守即如奢酋一朝發
難而烏驚兔逝者實長吏倡率以去乞信加綜覈才望卓
犖膽力精猛者以固宗社〇川師克復辛岳樂至二縣〇
御史許文錦奏經撫罪案原明曰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
三方廣寧之存非轄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
駐閭陽分兵應援未爲兵策畫至軍民奔潰與撫臣並轡
而西不能隻身觸敵惡得無罪王化貞畢竟剛一方而未見

確有成謀初意恐惹外助永芳內應僥倖奇功不覺隨計
乃復浪兵催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罪復何辭然
臣竊歎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撫臣相許繫手
縛足展布無繇雖欲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既銳熒
惑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為主言聽計從雖欲畫言戰而不
可得是二臣之陷於大辟者寔本兵張鶴鳴致之也臣遼
東巡按方震孺奏曰向經臣原不敢主戰撫臣原不主河上住
兵原言遼將不足信今其言已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
於經臣一軍之主也說不得若說不得暫即有掣肘者亦
始委曲相濟經臣之職始稱而今日上疏明日求揭成何
職守臣不敢為逆弱寬也撫臣一吞敵之意可質鬼神第未
察敵人之利害未免過信西鄉之言易視敵以為畏我也
過信我兵我將真足以制敵之死命也至於[illegible]一鄧賓
因遼將孫得功封火藥等庫迎接敵人非江朝棟先知其
謀撫臣不免矣臣不敢為化貞寬也上有旨廣寧失守經

撫罪無所逃王化貞逮問熊廷弼回籍聽勘○廷推解經
弼為經略經弼具疏苦辭上怒其規避革職為民○以王
在晋為兵部尚書經略遼薊津萊軍務○收復覺華島島
中尚有人民數萬祖天壽乘亂擄而有之故與敵通都司
張國卿與天壽善親詣臣命往說之曉以利害激以忠義
天壽一見國卿不覺痛哭遂糾衆投順○熊廷弼疏請就
逮○川師復新都縣奢寅敗走成都圍解既而復遵義府
賊宵遁歸巢○起陞李若珪揚連部給事中○三法司王
紀鄒元標周應秋會審經撫進呈伏詞曰王化貞全不知
兵用虜而反為虜用用間而反為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
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子伎倆已知乃鼓口口聲聲
要戰渡河又至胡笳一鳴風鶴皆兵鼓鼙鐵騎尚隔在百
里之外而棄廣寧如敝屣從事已至此宜服上刑若熊廷弼
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
似非小可及再加經略即繳有控扼山海之旨諳着已知

貞無意歷寧失拙閱以後却微有可觀如言哉兵不宜浪
戰西人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當寧人心之不固語
語若符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
虐橋之氣牢不可破今日一疏明日一揭筆鋒舌陣相尋
不已迨敵騎動地而來錯愕無知匍匐急急飛檄督戰若
將曰勝可以成吾名也卽敗亦可以驗吾言也足以巧而
成拙也使廣寧嘗悉之日廷弼仗義誓師或提一劍以戳
禍亂或收餘燼以圖恢復一段勳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
一聞大兵既敗先奔榆關卽有蓋世之氣亦不足贖喪師
失地之罪矣若引從前經略觀之則比之楊鎬更多一逃
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寧誅化貞而手廷弼少及衰寬罪
同罰異非刑也俱逮斬上從之○大雨雹著屋瓦磧俱碎
禾稼多傷○四川縣令張振德闔門死難有旨贈光祿正
卿蔭一子錦衣千戶振德蘇州人繇貢選縣令遠走巴蜀
一家相隨嗟疏無菜三署邑篆三有尸祝當奢酋之變振

德甫出蘇急圍趨還邑繞二日賊兵奄至督戰力盡慟哭入城遂卒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純及其女淑安淑慶北面羅拜盡投烈焰僮僕嚴英顧義等長幼二十一人皆據慨憤激同時殉死止長子張純以應試先歸僅存一息○授毛文龍總兵先是兵部議毛文龍寄跡朝鮮島間威可並舉搗其巢穴使敵內顧故有是命○復張脩德魏應嘉馮三元原官以熊廷弼賊也○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獲安圍困省城巡撫李橒巡按史永安飛疏請援○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捕之○川師克復險關○川師克復渝城○先是禮部尚書孫慎行疏參方從哲李可灼進藥之罪既而都御史鄒元標亦論之既而科臣張鵬雲汪慶百彭汝南古有虞沈惟炳皆交章論之下部議至是尚書張問達汪應蛟等公奏曰當日進藥始末輔臣與九卿所共聞見輔臣視皇考之疾寔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但可灼妄意進藥慶八分

即應重禀乃先禀罰俸維禀養病去失之太輕也輔臣之
自認其罪自請削奪大臣引罪之道宜爾乎可灼非醫官
也以紅丸輕進而龍馭上昇昇勝諉乎應拿解法司究問
以正刑章崔文昇身應提督當可灼輕進之時何不詳察
罪與在可灼上矣并應從重究擬如此則肅法紀而公憤
泄輔臣之心亦可自明矣上曰李可灼素不知醫希圖僥
倖委應重處舊輔方從哲票擬失于太輕寔心跡自明何
可輕議李可灼拿送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仍發遣南京
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定不得牽纏瀆奏再生事端處
而李可灼遣戍○刑部尚書王紀革職為民先是薊州捉
獲奸細杜茂劉一巘等供通遼廣之失首獻送者辭連進士
從卜年與李永芳往來蹤跡下刑部問王紀疑其非實問
理稍遲上怒以為縱容徇私故革職輔臣葉向高申救不
聽○山東賊陷曲阜郗之尋又攻鄒縣知縣率民兵極力
捍禦殺賊甚衆賊不能陷遂以援至拔營而去○孫愼行

以病請歸從之○陸季若珪楊漣太僕少卿太僕少卿
滿朝薦奏論國是顛倒曰一允骸耳周嘉謨劉一燝汰搆
逸去孫慎行以封典紬王紀以交章華職皆不候惜馬獨
綣綣於三十効之閒臣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遏箕耳款
夷索百萬之賞遼臣尨慮其以伍卒乞錙銖之餉度支尤
戒其奢者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
以疵辱而纔求向月矜起之輩一尺妬深而奇督祖宗朝有
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有常律乎反無濫縱至於遼廣
為奸細獻送使其果獻送也萬般何是惜乃遼陽之禍起
于袁應泰之納降夷廣寧之孽起於王化貞賚金以啗西
虜僞有聲息累見西虜策應不覺手脚慌忙抱頭走矣未
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講求於奸細不過為邏撫脫卸之
地耳王紀想亦訪知的實不欲殺人媚人耳祖宗朝有是
顛倒乎凡此種種顛倒成于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當事
六臣者十之八九臣不知陛下何負於臣子乃臣子之忍

賀陛下一至此疏入落職爲民○予遼副總兵毛文龍奏乞奇正戰守疏曰臣蒙撫臣王化貞委任遂以孤軍復鎭城雖至糧匱援絶而猶仗皇上威靈計復寬靉衛聯南衛牽制敵無西犯倘津登之援師一至廣寧之進兵有與臣張執寬鎭倡率南衛用報撫臣之知遇即以報皇上寵異之典矣乃今津登之應援議同築室山海之防守患而剝膚臣雖孤屬海隅瞻依闕廷未嘗不歎息深泣也敢以一得獻皇上陳之三方布置之謀以廣寧爲正以登萊爲奇今則山海宜守登津宜戰若就登津較量則宰兵當以應援山海而登萊接聯旅順密通朝鮮但令各島聯絡兵中或招或勦或戰或守或進或退或合或散出沒海上使島間之奇謀爲登鮮之聯合固非特牽制奇着實爲恢復要着有旨下部議兵科抄參曰毛文龍接濟之說急著自意機者自綏致使君令不足以馭臣意柰之何哉假令榆關可得尤封西虜可馭尚使文龍即不妨置棄之若猶未也

則何待而不恐歲月以來寧前諸廢敵未敢一矢加遺誠
恐長驅而克龍之議其從也文龍滅之郎不足辛之則有
餘矣何往其殊呼不忍引手臣竊惑焉○太學士孫承宗以
經略遽難得人願親督理關城兵務上從之○改經略王
在晉南尚書○三法司每會審佟卜年乃議流三千里杜
茂劉一爌劉得功等俱坐斬○科臣朱童蒙疏論憲臣聞
講學之端恐起門戶之漸宜安心守分愛惜精神以東林
爲戒○鄒元標疏辨曰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
學問以度風俗進賢退不肖全明學術其道無顯若以臣
寺講學宜斥逐之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之一語端爲濟危救
善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
淺矣今學者自青衿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寔繁
有徒蓋不知乎聞道卽位蓋天臣了不得本分虛生是虛
生死是虛死不知天地與昭昭者漂泊何所此臣所以自
少至老不敢稍墮自甘者也馮從吾亦疏曰國朝以理學

疏上中外側目
近瑞摘
疏中儀備二
字敬上懸
侍者稱謝
仕宦莫輸
視眼所當
一事林

以遂名賢士八者爲榮則仕者不貴疏上奏日不報黑吉甡
鄭鄤繼奏曰上書不報者是留中之漸也留中不下者是
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弄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
思也今若經聖覽而留中則非止筆轉圜之義若不經御
覽而留中必有伏戎援奥之奸上怒責震孟輕褻朝儀鄭
鄤黨護規[illegible]具降二級調外兼向高申救不聽○浙江奪
京官錢士升等奏浙江中式舉人錢千秋才劣且賄合郡
州知允并加覆試不許○詔修孟氏廟墓并存恤孟氏子
孫以被賊害也○兗永安再疏報貴州圍急并參王三善
救援太緩○天啓三年正月貴州撫臣王三善進兵龍里
安酋敗走酋城圍解進至老鴉閣復三路進師使張孝出
鴉池劉超出廣陸兵既勝而驕恣行搶掠賊譁敗然猶未
圍皆守餘遺財物以餌我師使之入陰土官蒙詔責厚先
逃賊乘之我師復敗姚旺等三十七將皆死○鳳凰集于
大學○南科臣徐憲卿奏天下安危注意相天下危先注意

救將之祖請一內二外無用○命督徒嚴賞遣閣將主夫
學士孫承宗曰凡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皇上不遣大臣
而獨任內臣不還一入而更以四十餘人況兵不可玩或
以創而成例或以暫而為久皆足以害政○科臣韓繼思
請發帑五十萬以救黔○兌復導義○太僕卿董應舉請
存遼學○黔師自盤陸鴨池敗後賊復謀犯省城王三善
忽遣薛孽祁繼祖等潛下龍里一鼓而破蓮花堡斬首千
衆忽又遣參將王建中王三元佐等進青巖焚賊巢斬首
無算窮追渡河溺死者不計其數因乘勝襲宋萬化擒之
王三善因上疏請兵餉曰逆賊伎倆大都不過如此只恨
兵力不加耳獨糧餉不足若得四五十萬金一時解到黔
旬日可招精兵十萬破賊不難也但近日人情急者自急
緩者自緩真可痛哭流涕上命該部議糧餉接濟○羅平
州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討平之○毛文龍奏簫浦島
城之捷○南御史趙應期奏曰臣見婦寺干紀盤擁著惡

衆夫如等爵賞非軍功不授當有澄汰之日令日與之既
以爲榮他日裁之必以爲辱皇上如寵愛難割難有優以
金帛賜以良田美宅賞不私公議官不瀆朝常幸
安樂乎不聽○涼馬佃之捷涼馬佃地在江東敵部兵督
俱在佃中放馬安歇毛文龍偵知谷路夾攻斬獲甚衆○
牛馬六捷時敵情蠢動毛文龍累報無程進攻敵不備大
有斬獲○南京應宗麿鑑監生陳鼎相妄言謀逆事覺捕
繫○湖廣有牛妖豕怪陝西有怪鼠○牛馬之捷毛文龍
偵得衆敵欲集兵度河即進兵牽獲甚伏斬獲級爲有差
○呀簡賊李崇胡蒙發心大獻襖復與永耶安賊合謀一
窺遼義一窺永寧而黔事急○毛文龍請足餉以完羅
巢之舉曰從春軍興以餉爲第一着冠一日春賦兵須用
一日賦用一日兵便須議一日餉臣遍視師閣臣議以山
海爲正爲首以鎮餼爲牽爲尾而搗其巢夫牽尾搗巢兵
須五萬然以五萬爲兵計一歲之餉必一百五十萬兩方能

足用今三年以來止給銀一十一萬兩運米二十萬石其
餘養官兵穀養馬匹乎得早平遼一日即蚤省一日費用
如將應用之費吝而不與不惟乘機蕩平使其遷延歲月
害豈忍言哉今人說至蕩平便駭愕此是不知兵家情形
心生疑畏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則知之矣故屢
疑而致勞臣今日之請不肆舌敢無他專欲蕩平仰報
皇上之恩若職掌大臣又或推三阻四臣無計只得隻身
下海去斷不忍袖手靠島坐視山海滄惶神京震動令天下
笑臣無長籌也○以細韓宗功等伏誅宗功原任副總兵
同伊男韓三至登萊託作客代爲來京者路聞山海有備
要從言峰已進約在正月內起馬李永芳同第四子與乘
宗功潛住張家灣探聽消息御史崔奇觀訪的擒之○[illegible]
[illegible]四年王三善督同總理魯欽等領兵進搗大方賊巢潰
散奢社輝安位焚大方老巢竄入火灼堡賊首安邦彥逃
匿織金○川師殺入龍場陣擒達百奢崇明并妻安氏賊

黨叅全普青○盗起長興知縣石宥恒及主簿徐珂仔死之先是吳樵爲葉朗生餘黨逃匿廣德長興交界地方縣官日捕緝之彼仇視已久會石知縣族人有爵于謁京從忿入野樵黨欲甘心於石令遂乘賀元旦同野樵等到縣放火焚殺一令一簿地方群起逐之當獲野樵等獄中強盗皆出押去○削蘇州同知楊姜職織造太監李實惡其强要誣以違誤織造故也○韓爌葉向高請召還文震孟諸臣不允○獲妖首王好賢山東鄆聚之職寔好賢之父王森所倡森家深州以殺一妖狐截斷尾藏之惑人人聞異香皆頓歸附稱爲聞香教主遠近嚮應森死遺資百萬好賢以此購募邊塞勇敢之士謀反並急景州于弘志山東徐鴻儒好賢密約三方同起鴻儒以他事擱激先發辭連好賢好賢拒捕逃去至是始爲揚州緝役所獲竟[illegible]鴻儒既敗歎曰我與王氏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吾法門弟子已逾二百萬要遲數日吾橫行天下矣○黔撫王三善

被陷死之朱 王三善入大方首把陳守愚詐降二善信之赦其罪予以參謀令招安位母子及提兵回省中途遂反擺思請爵覇截○刑科解學龍疏論封疆苟且之政曰撫賞一節差虜明明挾敵以要我敵明明借虜以困我直待殺氣於養得完足俟我東奔西走無暇照管然後一面討賞一面聲擊使我財匱不能支兵困不能守不識是時何以應之從來款虜之法不過藉此以捍邊鄙之警未嘗恃此以撤我戰守之防若以款而離彼此之交則可謂彼覺款而包我出死力以捍敵三尺童子知其不然也○視師閣臣孫承宗奏敍毛文龍之功請速發餉以濟之○孫承宗奏弭邊釁曰臣覘擒獲奸細右袒經略者捕皆巡撫之人左袒巡撫者捕皆經略之人此豈奸細分曹而應抑豈諸衛擇人而捕罔一招辭成獄以口爲真甚至瘖啞之孫兒立證受賞即如近日刑部咨解臣要殺王喇嘛奸細董成後察放王喇嘛逃走見今王喇嘛日在關城何曾要殺

何曾有纖大豹反側之窺伺豈盡無目而畜快之援李之何
求不得臣聞專省盾陷敵者之親戚識知誠中陷溺者寃
辱已極又見脫身西來者流離更甚至其帶有家口褸頓
歲時考日中懷猶豫乃更迫於慘殺一死豈擇音或走險
衣冠大列尚以苟全豈黏黔黎流盡貴抗衛我臣開一面
之綱僭賊之殺機以散其不附之心豈更密羅織之條失
哉之寬政以斷歸來之路○蔭魏忠賢弟姪一人錦衣百
戶賜銀幣欽勅以獲偽造印劉慶除奸弊故也○應天巡
撫周啓元奏參太監李寔〻朱營求兼饒辣手罰府官之
俸開密訪之門又背違成憲侵漁歲改擅增砲船騷擾舞
過○毛文龍敗敵於高嶺沙松堡獻俘奏捷○步兵攻破
順堡都司張盤大創之○刑科傅魁奏參內閣中書汪文
言即奉旨拿問之汪守泰初充歙縣門役復營充本縣庫
吏胥竊藏擬成潛逃京師遂父事內監王安內外交通事發
擬配大辟以為失出而且敢易改名字營納今官至先斗

身在憲府不能追論而且引為腹心魏大中職本諫垣不
行驅逐而且助其貲斧招搖過市攬泊外遷此臣所大恐
也乞褫光斗大中之職以為比昵匪人之戒汪文言即嚴
拏究處以正其赤盡之辜疏入有旨下文言發獄嚴訊之
都御史左光斗疏辨曰汪文言之昭雪前司寇也其題授
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開也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
引為腹心臣待罪風紀人材進退例得與聞向事攬泊如
其納賄招權引用匪類當聞白科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
矣科臣冒認東廠理刑傅繼教為兄弟長安論觀久矣比
昵匪人並吳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入勿知莫若勿
為願科臣之真持之也上有旨慰之魏大中亦上疏辯
上曰大中新推受垣據奏心跡自明即着到任疏而魏大
中甫奉旨到任回思忽有旨魏大中嘗魁互參事情尚未明
結何得到任自恩傳魁復奏曰朝儀載串從未有言與旨
自中興無方以可得不以忠君愛國之公憤轉為防微杜

漸之隱憂大中小臣也奉旨未有不到任者乃明旨忽二
思三令朝端且與良駮其如王言之體何哉臣於此敢爲大
中等寔也是罷恩開那之徑故視同常之誼猶輕今見旁竊
之漸故較繫上之年更是不然浸假而內批可罷浸假而
墨敕可封天下事尚可言哉○福寧伊軍參時舍官村逹
粗盜勞軍儀同知徐士璋受賂竊閣工州守入花位貳不
爲讒傍若是乃軍張天錫等脅衆閉城學官蔵吏戚門閉
塞者十有三日守道茅震先曉諭解散羣從就寧謐○錫田
甫畊一子錦衣衛百户以緝捕人命一起也○加魏忠賢
原廕姪男一人二級賚給銀幣以其緝獲功也○都御史
楊漣疏參逆璫魏忠賢二十四罪曰忠賢一市井亡賴耳
中年淨身夤入內地祖宗以票擬批閣臣自忠賢擅權旨
意多出傳奉壞祖宗之政體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
臣也忠賢交通讒去不容不改父之臣罪二先帝進藥之
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鄒元標也忠賢

但致之去頭於黨護氣歐聖母之人曲意綢繆親亂賊而
仇忠義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俱陷之削籍去
不容正色立朝之直臣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
定直欲門生宰相罪五爵人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
宰皆點陪二顛倒銓政掉弄機權罪六忠直滿朝薦文震
孟等九人抗論忤忠賢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罪
七傳聞宮中一舊貴人荷上寵注忠賢忌其露己橫謀不
利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貴倖罪八裕妃
以有喜而封忠賢以抗不附己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
能保其妃嬪罪九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化為飛星隨月
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
子罪十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護持孤危者僅王
安一人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罪十一今日討
癸宮闈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建牌
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擅用朝官規制罪十二今日蔭中

御史林汝蒿先是汝蒿巡城有火者曾大傅典國挾人命
搶財鬪於途汝蒿欲系之旨頭受杖免系數日後萬爆禍
作忽中旨遣汝蒿廷杖汝蒿懼不受廷杖而逃復命系中
消之毒母齣以去自詣遵化巡撫獄命御史孫璋及各道
雲翼等疏救不允竟執前旨杖之幾斃先是汝蒿逸亡之內
侍疑葉向高惡之百餘人直入私寓辱及婦女嫚罵生索
向高奏之豈不理○輔臣葉向高屢疏乞歸允之○島師
三捷斬獲甚衆○冊封先爲選侍傅氏爲懿妃李氏爲康
妃○黔師克巖頭塞○命塋塋贈太常少卿楊繼盛國毛
文龍獻俘○逆賊陳其恩伏誅其恩與安邦彥交契王三
善之陷遂謀皆出其恩監軍御史傅宗龍詳知其隱即奏
斬之而水西之耳目除矣○大學士孫承宗請咸寧臣[illegible]
熊廷弼王化貞等不允○鄒泗盜平○王璽見漳河之
濱巡撫程紹奏聞曰臣聞聖明不貴異物議欲捧進而蹟
涉首媍亦非臣識故必緩後命○至璽之近代篆之工拙與

非臣之所敢知也○有旨命逮表官齎進○福建撫臣南居
益遣兵毁之紅夷屢從羨擾閩中久爲漳泉患但向來猶飄
泊海上求市縱掠近竟據彭島築城進退有時撫臣患之
委守備王夢熊等率兵三路齊進遂大破之○都御史高
攀龍參淮南巡按崔呈秀貪汚之罪曰强盜地方大害也
負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
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出巡到
處邊支費儀各縣賠補不勝其苦上命吏部查覆已而卓
職○時山東缺巡撫吏部尚書趙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
能稱其職品外更嘉選科道袁化中魏大中皆以爲然遂
當焉御史陳九疇論應祥昏老大中寄私許辯不已會上旨
甚臺臣論人失實乃嚴責部院大臣含糊了事九疇大中景
遷各降調南星攀龍皆引罪大科臣沈惟炳疏救亦被降
大學士韓爌朱國楨等請留三臣俱不聽由是在朝正臣
或降或遷多引去○御史李應昇糾閤臣魏廣微僭罪愈

驕蹤入罰俸一年○會推吏部尚書侍郎陳于廷等列薦
允升馮從吾江應蛟上請有旨朕已屢諭更改如何會推
仍是趙南星擬用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箝制
徇私都着革職爲民追奪誥命○崔景榮起吏部尚書○
大學士韓爌乞歸允之○復逮汪文言御史梁夢環論前
遙授不足盡辜也○召還臺臣賈繼春等○乙丑五年聖
諭湖廣山東江西福建試錄策問內詆毀朝政譏刺朕躬
即將正副主考八人都降三級調外○御史楊維垣劾刑
部侍郎王之寀以張差一事倖功躐躋誣皇祖負先帝不
惟無功抑且有罪有旨革職○黔將魯欽劉起等深入水
西兵潰○北鎮撫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楊
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鄒維璉王之寀
等逆璫傳矯旨下撫追贓已而俱斃於獄○科臣霍維華等
疏奏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皆邪臣楊漣左光斗與王之寀等
假借題面誣衊宮闈擅竊德名乞嚴纂修諭諸臣以昭信

救繼盛疏疏在獄四年會楊繼盛劾忠吳縱上書人爭稱出繼盛手時
有蔣應暘者故繼盛門下師也王從忠不忠矣志謀應暘現青佳後
有祭識好語遂望妖言市章及繼盛越三日四鼓中貫椿駕帖
繼盛所先未整冠登堂曰我大臣也死當拜首豈容草草手持一疏提

迭遇宸戡戰治前九迭賊絕命詞有云他日憶拂解安治起孤魄
俺筆亂下情一亂天地白間看窗上綫總是亂化是伏鉄輔陸
為臣豹説究許賜箇身兩髮自笑爲壽新迎近陽去野叟識語

史御史徐景康亦疏翻三案是非詞義與縉華相近○兵科王鳴玉請修舉屯田曰屯之為利已奉旨着實舉行但未見行之之法也請自山海以遠各鎮如兵滿萬餘弱者三之一以屯人與旱地二十畝準糧九月寬其所入以示屯之有利利之所在誰不踴勉從事第不圖之暇時待事切迫士無固志將有危心人力不齊農具未備然後見日求夜積稍不効而曰屯不可為也豈屯之罪哉○雲南撫臣閔洪學恢復霑益請城○御史倪文煥論東林渠魁尚伏有旨李邦華周順昌林枝喬都削籍為民○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有旨鄧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一切書院俱折毀○決熊廷弼傳首九邊○戶科楊文岳奏參毛文龍驀停中途更換以數不的真偽莫知○御史賈繼春請早定爰書有旨先帝昇遐反子相繼經子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為移宮之事致令康妃踉蹌出宮使非賈繼春疏揭明斥在前朕心

慓悟備封於後恩禮有鬪我朕皇考不得爲純孝郎十寸斬
楊漣左光斗何□於事楊漣等雖追贓身故而顧大章同
惡之人郎送法司從重擬罪自是附逆璫參劾不已積有
擧盟者非逮即削非追贓則棄諸公一時賢良俱盡○時
魏忠賢擅權中書舍人吳懷賢目擊不平閱楊漣二十四
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圈評有註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等
語駐工部吳昌期忤璫繳回懷賢服眞不問遺書廝之有
事極必反反正不遠之句詞多激烈凡封緡紳親友稱寓
感憤義形於色忠賢聞之矯旨下獄僅旬餘已斃杖下○
毛文龍詳進俘人上嘉諭之○以兵部尚書高第經略遼
東賜尚方劍坐蟒玉帶○丙寅六年誡諸臣凡條奏事情
務明切簡要有曾經人道過者不得勦襲瀆陳○逮歐陽
暉下揚州知府劉鐸獄先是鐸寫扇贈僧本福詩語譏
被逮至是鐸供詩爲歐陽暉所作故并逮之與質對○經略
高第報敵兵盡數回巢有旨據報深慰朕懷還着嚴飭以

備不得以敵退怠緩○以國籌工完錄忠賢如恩三等廕弟
姪一人都督僉事○先是崔呈秀以贓削職後媚忠賢復
敘三殿竪柱功陞工部右侍郎至是復上疏頌忠賢爲帝
例免汎逋緝獲有功鼎爰續有旨獎忠賢復廕弟姪一
人都督僉事○緹騎訐細武長春供係李承芳之壻下獄處
罪復以緝獲功加忠賢恩蔭自功恩蔭賞賚殆無虛日○
經畧高第以病辭免從之○以袁崇煥爲僉都御史巡撫
遼東○發內帑銀十六萬兩給山海各鎭充賞以激勵將
士○命內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駐札山海與參軍務閫
部爭之不得於是科道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於事與
不聽○以王之臣經畧遼東○刑部侍郎沈演奏洽西南
夷之法惟其安之不在勝之自是千古定局遼東爲神京
左臂控制諸夷其當豫復斷在不疑○兵科辭國觀奏毛
文龍自信牽制之能而正月敵擁大兵入犯幾於傾巢自
遼內地二十餘日畧無蹤跡一反顧之意何云牽制令接揭

報尚叙去年十月間事其詳大略入知誠兩月餘概并未
聞有旨毛文龍當自己審處以圖結局勿徒以獻俘塞責
○前都御史高攀龍卒時有旨逮攀龍明日開讀前一夜
攀龍溺園池死有遺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
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
報願結來生○逮周順昌先是魏大中被逮過順昌留而哭
之道經吳門公與約婚姻奉酒意相持慟哭以此攖忠賢
怒遂捏旨遣官旂逮順昌官旂至郡知縣陳文瑞夜半求
見撫床而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安敢
楚因對泣妻子環繞哭公不顧曰無事亂人懷也神色自
若臨行顧傍一素榜曰與僧屬書者向以許之不了亦一
負心咩嗟題之字大如斗體法遒勁投筆出門意氣浩然
士民聞之皆相聚曰吏部忠清亮節何罪而朝廷逮之當
投哀兩院懇其疏救於是相聚益衆至開讀日巡撫毛一
鷺巡按徐吉至公所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不已請生揚達

樞一彌訴曰周銓部清忠端亮衡望久歸以觸忤權璫遂下
詔獄百姓怨痛如與朋公爲天子重臣可以慰悠洶洶之衆
毛一鷺瞿不敢發言所尉儼發聲曰東廠嚴旨逮官乃容鼠
輩置喙百姓韵佩韋等曰甫言東廠逮官則出上旨出魏閹
耶諸旂斥之曰逮宛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韋等一齊憤
大呼曰吾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百姓從
者千計毛一鷺倉卒恐怖急召兵自衛而官旂逃匿已有
踐死者越二日人情稍定或謂順昌曰公不幸遭清流之
禍忠良無得全刻今變由公起此行恐徒自苦順昌嘆曰
以我一人貽禍桑梓死且目不瞑我豈不知自裁然順
昌小臣也豈得高高公不辱之著乎今我赴都必死死則齊
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公他日爲我作忠臣傳
可耳乃間行赴京下鎮撫獄竟卒於獄毛一鷺奏聞民變
有旨密拿首惡正法一鷺遂捕佩韋等五人斬之○王恭
廠火內有火無火起炮藥炊谷近居民死者無算○崇風

霾旱雷震火災天變疊作詔百官修省○毛文龍鄭會
安堡之捷陣擒真敵三十六名○亂漢人來歸者歸王之
臣譯尋真確下令安挿之○閣臣顧秉謙進三朝要典有
旨獎諭○貴州巡按傅宗龍奏趙宮堡之捷○京師地震
天津三衛亦震宣大同日震倒墩死傷甚慘○逮徽州富
民吳養春來京究問退贓先是吳養春與弟養澤爭家財
養春交結縉紳及大璫奪家財致養澤身死養澤家人吳
榮逃匿京師首告東廠言養春霸占黃山獲利何止幾十
萬魏忠賢奏聞故有旨逮問退贓以助大工○經撫王之
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守山海駐札
關門○敵人東侵毛文龍敗之於大石門嶺擒獲敵人四
十二名報捷獻俘○巡撫袁崇煥奏陳主守不言戰事宜
上嘉納之○總兵毛文龍遵旨奏報訖曰臣奉明旨反覆
恭讀且驚且喜驚則驚敵犯寧遠謂職不知喜則喜皇上
念及結局謂當自己審處然職於敵非不知者職於上年

十月內即登郞後文大擧入犯即經臣言第曾云得
職據衆而令道鎮預爲料理是職之先知已爲寧遠戰守
計矣及今正月職即督官兵進攻威寧營奋有斬獲敵聞
制寧向是職不但知之亦盡力牽制之矣南堂以敵緩兵徐
歸便謂職不牽制敵以致圍被敗正是敵營之來不得不
爲緩兵之計以此指爲不知豈不拊心長嘆職所注領彌
島與敵遼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敵三千餘里遠
不覩敵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我皇上大兵事首論人
心次論地勢首議三方布置今止寧遠臣督東江耳以人心
論寧遠遼兵少而西兵多東江則海外孤懸無所退避盡
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至遼謂俱係寬平坦途難以
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懸險可以設疑出奇可
以制勝人心與地勢旣已兩得其所以進勦恢復終是東
江事半而功倍然廟堂以東江爲牽制之虛名錢粮半餉
半餉軍需若有若無敵伏而羣情泄泄敵動而衆論紛紛

更不以職言爲是戲有今日及至今日便議發鎭此何見
也奉旨疏說地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駐○編修姜曰廣王
科王夢尹同冊封朝鮮遵旨便道詳閱海上情形覆命疏
曰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鎭江擒佟山招降夷漢歸義之民
至十餘萬衆即不謂吮敵人之口血亦可謂全遼左之子遺
不愈於遼陽一隔越海而南廣寧一潰望風而遁者哉即
毛龍亦不可不謂之豪傑不可不謂之偏鋒若當堂正正
與敵決勝敗於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亦不敢自信
若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間無弊出奇文龍自信其
能職等亦信文龍之能也○袁崇煥疏本年八月初十日
虜酋死否旨援郭敵信已真嗣子爭立其心亘則還着嚴
加防禦○孫賴兵變撫順將官李鑛貪淫敗俗被害人民
揭告老營鎭撫官拘提鑛遂與爪牙兵丁計謀乘夜放砲
吶喊鄕會差官籍口兵殺放火奪船逃去○孝陵衛指揮
李之才疏請逮祠奉旨應察藏宮魏忠賢恤小民之艱

不給之贖建祠先顯傳請賜名仁溥○毛文龍奏請查遣上
一例應試○順天府丞劉志選奏論皇親張國紀怙惡不
悛貴當選着洗心滌慮日就令圖慰朕敦睦戚臣至意○
以皇極殿工魏忠賢進秩爲上公仍加恩三等魏良卿進
封寧國公○遣喇嘛僧鎖南木座等往敵中偵間從袁崇
煥請也○苗仲變助叛賊官兵征勦六捷有旨向晗之捷
剪莽剿異撫按方畧可嘉還着相機策動以待旁撻○部
史梁夢環上疏頌璫幷參諸臣有旨削奪時魏忠賢權勢
傾天下在朝諸臣無敢正色直言者凡章奏之上非頌功
稱德卽追論東林削奪追贓之旨殆無虛日○南京太監
創魏忠賢祠額名崇勳○丁卯七年鳳陽府李光春婿忠
賢建懷德祠○巡撫袁崇煥奏陳敵情奉旨覽奏敵使恭
順求款之情似眞然必彼確有所獻以自贖我確有所憑
以相信自非然者譎僞未可知也還從容講析務求妥當
方爲題議○兵部飛報敵青有旨敵兵東襲毛帥鋭氣未

藹賞賚朕懷麗人導敵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而
入敵敵勢益張亦非吾利還速傳諭毛帥相機應援無懷
宿嫌致誤大計○山東巡撫李精白部產麒麟○兵部塘
報奏聞敵兵東犯朝鮮勢不能支着寧遠撫臣乘敵遠掠
巢虛之時率精銳輕兵直擣以牽敵後而紓屬國之急已
而袁崇煥遵旨水陸發兵○工部主事呂下問勘問黃山
拘繫良民虐取民逐作亂焚其廨求經之下問遁免奉旨
下問激變地方不稱任使着由籍聽勘着巡按查明起事
原由具疏奏覆首禍○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敵犯甘肅
撫臣會同總臣徐永壽等設伏夾攻大破之斬獲顛象敵
遁引去○兵部奏請用敵攻敵奉旨用敵攻敵固是一策
然必我先能自用而後可以用敵近日問寧遠却虜未
敢輕談虛拜空唱將無空增一番之措置乎中外諸臣孰
議之苟有確然之畫朕樸操亭○山西巡撫曹思誠請建
魏忠賢祠於五臺賜名報功於是各省皆效之遼東祠曰

元功曰茂德六和山祠曰昭德上葉花祠曰感德松江祠
曰德馨○袁崇煥修陳敵人情形奉旨敵情狡詐百端許
來漸殺之言詐也宜暇以應之無爲危言所喝刺嚇請
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爲遜言惜愚○建廟烈婦
坊烈婦湖廣人爲熊於宣逼死熊冀州○太監劉坤奏報
東哨情形奉旨覽奏朮兵東擾海外孤軍壇氣敵人藪聚
還藩屬國護全厥臣妙算深慰朕懷○總兵趙率教飛報
錦州之捷○工部陳戰守機宜奉旨敵兵既東又西犯
中必除奏海上遠行遙制東西之難可以兼解○巡撫袁
崇煥奏策撥宜奉旨河上之聲遙紓屬國此行自不可
[illegible]若老成却顧則該撫持重之效也旨目者深入敵巢當不
不能久覽奏知援錦之兵第聲息四出疑而攪之重兵阻
機守保寧遠關外之方略俱全○兵部覆奏增兵奉旨錦
州圍困不容不救然敵來度我之必救爲發兵之策若直
赴正隨亦計間道出奇形格勢禁使敵自退該鎮當精心

壽之○總兵滿桂報言兵於瓜雞山大戰破敵斬殺甚衆
○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旨欲從之會有議
恐聖駕幸學行禮非便者乃止○河南建戴德祠順天建
茂勳祠延綏建祝恩祠○敵兵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
敗走之奏捷○薊州閻鮮奏捷日總兵趙率教三報捷音
○巡撫袁崇煥奏大挫敵鋒奉旨十年積弱乃一當敵挫
其狂鋒賴廠臣克冀綢繆故能收此奇捷兵已乘勝鼓行
然須步步嚴密首尾相連切戒輕敵防其詭計將士勞苦
功高急須犒賞○海寇鄭芝龍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
袁崇煥主偵敵之說物議紛騰以病乞歸從之○賜樞臣
王之臣尚方劍肆禮督遠○叙寧錦功魏忠賢加恩三等
○上不豫遣魏良卿代行孟秋享廟禮○以殿工捷音奉
聖夫人加恩三等廕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世襲○八月
上病革召信王入諭以當為堯舜之君善事中宮及委用
忠賢信王遜謝既出上崩忠賢遂自請王入王心危甚袖

食物以入羣臣聞信咸欲奔入至二殿門宦者不納曰是夜王秉燭獨坐夜分有奄攜劒過王佯取視留置几上許給以價聞巡邏聲勞苦之命左右給酒食歡聲如雷○丁巳即皇帝位於中極殿受百官朝賀朝時天忽鳴○九月論停刑○時聖衷淵默外廷觀望魏忠賢内不自安曰乞辭位上不許但命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國子監司業朱三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罪有旨下陸曹於獄鞫忠賢懼因乞止建祠上優荅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時有監生張其欲上疏請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二子路擊之遁殞○十月上神明默操宣州之捷稍叙功如蔭寧國魏良卿安平伯魏鵬鐵券成循命給之既而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借敵臣行私乞正兩觀之誅主事陸澄原亦參崔呈秀奪情焉安忍於無親御史賈繼春亦參崔呈秀說事賣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綱廢弛人禽不辨方有旨令回籍守制○吏部主事錢元愨

疏參魏忠賢稱功頌德遍天下勝王莽之妄行符命列爵
畀於乳臭勝於梁冀之一門五侯遍列私人勝於王衍之
狡兎三窟輿金運寶藏積肅寧勝於董卓之郿塢私藏動
徵稱旨勝於趙高之指鹿為馬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勝於
桓溫之復壁置人誅鋤善類勝於節甫之鉤黨連衆廣開
告訐道路側目勝於則天朝之羅織忠良種種罪惡萬剮
不足盡辜○嘉興縣貢生錢嘉徵疏參魏忠賢十大罪一
曰並帝二曰蔑后三曰弄兵四曰無君五曰剋剝六曰無
聖七曰濫爵八曰掩邊功九曰浚民膏十曰通閽節種種
叛逆罄竹難書萬剮不盡上領之魏忠賢不勝其憤哭訴
於上上命內侍讀疏使跪聽之忠賢震恐喪魄○十一月
謫魏忠賢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忠賢旣行擁徒繁衆上
聞之赫然震怒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
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乃畜亡命之徒環
擁隨後有若叛然者錦衣擒赴衛治罪忠賢行至阜城聞

旨知不免罔自經時璫勢甚熾外廷洶洶慮有他變上一不
動聲色神明獨運無一人之助而誅逐元兇一時安社稷天
下翕然頌聖知焉○並誅奉聖夫人客氏初魏忠賢將肆
惡施危中言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成
之也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冒貫之儼然自視爲熹廟八
母之一誕日熹廟必臨幸升座勸飲賞賚無算往私宅內
侍王朝忠等數十人着紅玉補前驅乘輿至乾清宮亦不下
呼殿侍從之盛不減聖駕夜出燈炬簇擁有如白晝衣服
鮮華儼若神仙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以下近侍挨次叩頭
呼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聞震天熹廟賓崩上命歸私第
客氏五更裏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熹
廟胎髮瘡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至
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得宮人任身者八人皆
其家侍媵冀如呂不韋李園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
掠死子侯國興等俱伏誅天下快之○戶部郎中劉應遴

上言六大苦一逮繫二獄死三追贓四仕途七公就五新進
禁錮六逮臣被刼上然之命遠戍各臣贓銀盡免追釋其
家屬○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
劉鴻訓爲太學士入閣辦事遣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
事征輸重繁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俟
東西底定方行織造○十二月復故違之臣練子寧官○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焰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宮中舊
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誤也
○罷各道鎭守內臣諭曰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之地俱
分內臣協鎭一柄兩操甚無謂也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
其撤罷之一切相度機宜一聽經督節制○法司追論魏
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尋復
誅許顯純田爾耕天下快之

魏忠賢之亂歟也天下士大夫爭立祠以媚不可勝紀然瑣屑者罕萬人 僅誌